



重庆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余佳琦

指导教师：刘耀辉 教授

专业名称：世界史

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

二〇二三年六月

A Thesis Submitted to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Research on Martin Luther's Thoughts of
Secular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e**

Candidate: Yu Jiaqi

Supervisor: Professor Liu Yaohui

Major: World History

Research orientation: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June, 2023

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摘要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基督教路德宗的开创者。他不仅对德国近代史，而且对欧洲近代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路德不仅在宗教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教育领域同样有着不容小视的成就。

在中世纪，欧洲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天主教会，其教育目标是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1483年，马丁·路德生于德意志的一个农夫家庭，他的思想受到了他的家庭环境和从小接受的教育深刻影响。路德将宗教中“因信称义”的“平等”理念延伸到教育领域，即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还主张把办学的权力交给世俗政府，学校的教育目的也不再只是培养宗教人才，而是培养能够在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两个王国”中都能胜任的年轻一代；同时，由于自身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经历，路德也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号召家长要对子女承担起教育的责任，不要一味地训斥，而要以与子女相适应的方法去教育他们；另外，在路德的“天职观”的影响下，职业教育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中蕴含着强制性和双重性的特点。为了完善和实践他的世俗教育思想，路德提出了由普通学校、拉丁学校和大学组成的新的教育体系，并且倡导语言、历史、音乐、体育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等科目的学习。此外，他对老师的评价也很高，认为这是最有用的职业，并呼吁市政当局应当重视教师的培养。

可以说，路德对德意志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德意志的教育家们受到了他的鼓舞并进行了教育实践。其次，他的教育理念对后来的德意志的教育体系和德意志人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独属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最后，他的思想还对其他新教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社会中所进行的世俗教育的探讨，促进了德意志教育的发展，为之后的德意志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德意志教育世俗化迈出的重大的一步。

关键词：马丁·路德；世俗教育；德国；宗教

Research on Martin Luther's Thoughts of Secular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e

ABSTRACT

Martin Luther was the initiator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also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 Lutheran Church. H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history of Germany and ev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 He not on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but also had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n medieval Europe wa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whose aim was to train Catholic clergy. In 1483, Martin Luther was born into a peasant family in Germany. His thought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of his family and schools. Martin Luther extended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o the education area, which means that all people have the rights to receive education. He advocated giv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education to the secular government, and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was not just to train people for religion, but to train young people who could do well in the Two Kingdoms world. Meanwhile, due to his experiences from childhood to youth, Luther also valued family education. He called on parents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to educate children, not to scold them blindly, but to adapt a suitable method to educate them.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uther's concept of the calling,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promoted. Martin Luther also showed a duality and compulsion in the secular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order to perfect and practice his secular educational thoughts, Luther proposed a new educational system consisting of ordinary schools, Lat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advocated the study of languages, histories, music, sports and other natural sciences. In addition, he had a high opinion of teachers as the most useful profession and called on municipalit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eacher training.

It can be said that Luther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Germany's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practice. First of all, the German educators were inspired by him. What's more,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Germ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Germans, such as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exclusive 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 n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his thoughts even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other Protestant countries. The discussion of Martin Luther's secular education in German societ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educ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Germ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was a great step in secularization of German education.

Key words: Martin Luther; Secular Education; Germany; Religion

目 录

1 绪论.....	1
1.1 选题及研究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
1.2.2 国内研究现状.....	4
1.3 研究方法.....	7
1.4 选题的创新点与不足.....	7
1.4.1 创新之处.....	7
1.4.2 不足之处.....	8
2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起源.....	9
2.1 中世纪德意志教育状况.....	9
2.2 马丁·路德的教育背景.....	14
2.3 影响马丁·路德教育思想的因素.....	16
3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及特点.....	19
3.1 义务教育思想.....	19
3.1.1 理论基础——“因信称义”说.....	19
3.1.2 由“因信称义”到义务教育.....	20
3.2 家庭教育思想.....	23
3.2.1 父母的责任.....	23
3.2.2 家庭教育的原则.....	24
3.3 职业教育思想.....	25
3.3.1 理论基础——“两个王国”和“天职观”.....	25
3.3.2 从理论基础到职业教育.....	26
3.4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特点.....	27
3.4.1 双重性.....	27
3.4.2 强制性.....	28
4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实践活动.....	31
4.1 翻译《圣经》与世俗教育.....	31
4.2 推动教育结构和课程的改革.....	32
4.3 提倡重视教师职业.....	34
4.4 呼吁建立图书馆.....	36
4.5 改革威登堡大学.....	37
5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影响.....	38
5.1 启发德意志教育家改革.....	38

5.2 推动德意志世俗化教育改革	39
5.2.1 革新德意志教育结构.....	39
5.2.2 推动德意志教育世俗化.....	40
5.3 促进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形成	42
5.4 影响其他新教国家的教育	43
6 结语.....	44
参考文献.....	45
一、中文文献.....	45
二、外文文献.....	47

1 绪论

1.1 选题及研究意义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仅在宗教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教育领域同样有着不容小视的成就。路德较早提出了义务教育思想，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并且重视学校课程的设置。并且，路德的“天职观”对于德国的职业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路德对德意志教育观和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研究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马丁·路德。以往大多数研究路德的学者都注重于探究他在宗教方面的成就。但马丁·路德在教育方面特别是世俗教育上也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如他较早地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构想，强调家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德国民族语言——德语的重要性。路德以及他的后继者们的主张与做法，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初等、中等、高等的相关教学方式与制度的发展与改进。尽管路德的理念和变革在今天看来是有许多限制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思想为后世德意志近代教育建设奠定了基础。所以对于路德的教育思想的研究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同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德意志宗教改革的认识，使我们的了解更加深入。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德意志历史与德意志教育历史的探讨将会进一步深入。过去，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聚焦于德意志社会的中古时代到宗教变革后的历史，而很少关注德意志社会在这段时期中的历史。所以对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进行探索和研究，能让我们对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路德及其后继者们的教育观以及教育改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路德的教育变革充满了矛盾，他在突出基督教的教育思想的时候，表现出了近代的教育观，所以通过研究也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马丁·路德给德意志教育带来的影响。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马丁·路德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都阐述由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在宗教方面的贡献。虽然有不少资料涉及到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但研究成果都比较分散。较为全面论述马丁·路德教育思想的专著有F.V.N.佩特（F.V.N.

Painter)的《马丁·路德的教育贡献》(Luther On Education)^①,书中首先详细阐述了路德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当时欧洲的教育情况,之后论述了路德所提倡的教育改革的原因和具体的教育思想,比如他已有的全面教育系统和教学方式的构思,强调宗教教育的同时也重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培养,重视女童的受教育权等,并且路德建议教学方法要适应孩子们的天性。佩特认为,尽管有时路德会犯错,但他是值得与夸美纽斯和佩斯塔洛齐这样的教育改革家相提并论的。此书最后还附上了路德最重要两篇教育论文:于1524年发表的《代表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各城市市长和市议员的信》(The Letter to the Councilmen of all Cities of Germany that They Establish and Maintain Christian Schools)和1530年的《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Sermon on the Duty of Sending Children to School)。除此之外还有古斯塔夫·马吕斯·布鲁斯(Gustav Marius Bruce)的《教育家马丁·路德》(Luther as an Educator)^②,书中还分析了路德的神学思想以及他的宗教教育思想,文中分析了路德最重要的三篇教育思想著作并分别阐述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布鲁斯还从路德的其他成果比如他的《教理问答》、平时的布道、与别人来往的信件和“席间漫谈”中提炼出他的教育思想。布鲁斯最后引用了多位学者对路德的评价来证明马丁·路德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认为路德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是之后几代教育领袖的宝贵遗产。以上这两本著作都是研究路德教育思想的重要材料。国外也有不少论文探究了路德的教育思想,全面概述了其教育思想。如斯蒂芬·J·麦金尼(Stephen J. McKinney)的《马丁路德与学校教育》(Martin Luther and School Education)^③分析了路德发表的两篇教育论文的内容,同时对其教育思想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麦金尼认为,虽然路德的一些教育思想深受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但也与现代教育产生了些许共鸣,路德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但他的构思仅仅是针对德意志地区。马修·阿诺德(Matthieu Arnold)在《马丁路德与教育》(Martin Luther and Education and the Good Works)^④中通过引用路德不同时期的多篇文章,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路德的一些教育思想,比如他对学校、语言、父母在教育中的作用等等。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的《五百年后,路德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教育制度》(500 Years after Making His Stand, Martin Luther Influences Our Education System)^⑤,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原有的文

^①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②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③McKinney S J, *Martin Luther and School Education*, Open House, 2017(272).

^④Arnold M, *Martin Luther and the Good Works*,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0(01).

^⑤Jay Mathews, *500 Years after Making His Stand, Martin Luther Influences Our Education System*,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2013(04).

明和传统，因此也影响了学校制度的改变。

此外，一些国外学者也对路德的宗教教育思想以及其他教育思想如义务教育、音乐教育等进行了探究，比如米哈伊·安德洛依（Mihai Androne）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家之父》（*Martin Luther: Father of the Re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er*）^①，书中阐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的相关理念。文中着重分析了路德的神学思想，再由路德的神学联系到他的教育思想。安德洛依认为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在16世纪是密不可分的，宗教改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大众教育的支持。而他也将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去探析它们之间的联系。斯蒂芬·J·麦金尼还撰写了《马丁·路德：基督教视野下的学校教育》（*Martin Luther: A Christian Vision of School Education*）^②，文章阐述了路德神学思想中相关的学校教育的内容，集中探究了路德教育思想中的宗教神学部分。约翰·威特（John Witte）的《公民神学院：德国路德教改革中现代公共教育的来源》（*The Civic Seminary: Source of Modern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of Germany*）^③主要讲述了由路德引导的宗教改革中关于公共教育改革的核心原则，比如：国家必须承担教育的主要责任、所有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男孩和女孩的教育必须从小就开始、宗教与公民教育相结合等。并且认为路德教在改革中所产生的基础教育原则和教育结构成为了在此后三个多世纪中德意志教育的基石。乔·E·塔里（Joe E. Tarry）在《马丁·路德教育哲学中的音乐》（*Music in the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Martin Luther*）^④中阐述了路德对音乐和美学在教育中的重视，路德提倡将音乐训练融入学校教学中，为新教音乐奠定了基础。路德对音乐、美学和理性之间平衡的把握，使他在音乐教育上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另外也有一些论著略微涉及到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比如一些外国教育史的译著和马丁·路德的传记。首先外国教育史方面，如由加布里埃尔·孔佩雷主编的《教育学史》^⑤，书中的第六章中就提到了路德对德意志初等教育事业的极大热情，并且评价路德是宗教改革家中做出最重大贡献的，文中提到马丁·路德不仅呼吁建立学校，还主张改进当时教学方法。作者还阐述了路德对当时公共学校的批评。他呼吁建立新型的学校，提倡培养师资，主张男性女性都要接受教育等。路德特别对教师职业给出了高度的赞美。弗里德里希·包尔生的《德意志教育史》

^①Mihai Androne, *Martin Luther: Father of the Re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er*,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0.

^②McKinney S J, *Martin Luther: A Christian Vision of School Education*, Pastoral Review, 2017(13).

^③Witte J. Jr, *The Civic Seminary: Sources of Modern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of Germany*, Journal of Law & Religion, 12(01).

^④Joe E Tarry, *Music in the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Martin Luther*, Purdue University, 2015(21).

^⑤加布里埃尔·孔佩雷. 张瑜, 王强译. 教育学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①阐述了德意志教育从无到有的发展情况，书中第二章对路德的教育思想有简短的介绍，但着墨不多。包尔生提到路德思想中宗教一直都是占据头等重要位置的，文化学术和知识教育等都是次要的。其次，马丁·路德的传记方面，内容虽然基本上都是以讲述马丁·路德的生平以及其宗教活动为主，但也有些篇幅论述他的教育思想内容。如罗伦培登的《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②和格拉汉姆·汤姆的《真理的教师：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③，这两本书都是研究路德生平以及由其领导的宗教改革的传记，书中对于路德的部分教育思想和实践也略有阐述，比如路德的“席间漫谈”、主持编写教理问答等。另外吕西安·费弗尔的《马丁·路德的时运》^④阐述了路德一生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描绘出路德的时运曲线，通过这几个重要转折点来阐释路德思想形成的原因，文中也强调了路德早期的求学经历给他之后的思想带来的不小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但可以看到都是对于路德整体教育思想的研究，或更多地集中于宗教教育或其他教育思想。对于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还没有完整和系统的阐述。

1.2.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马丁·路德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他在宗教改革方面的贡献。关于路德教育思想有一些研究，但也只是笼统地论述或集中分析某一个思想，并没有全面地论述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

整体论述马丁·路德教育思想的论文有贺芳的《论教育改革家马丁·路德》^⑤，这篇论文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路德的教育思想。文章将德国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与路德的教育思想以及改革联系在一起，从路德的教育目的、目标和方法等方面阐述了路德的教育思想以及实践。她认为由路德提出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世纪的教育现状，但其教育思想又是极具矛盾性的。不能否认的是，路德以一位领袖的力量，产生了不论从教育思想的创新还是矛盾上来说，都对他的时代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不可磨灭的影响。邓丽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评路德的人文主义精神》^⑥中也论述了路德人文主义精神中的教育，她分别从世俗教育观念、通识教育观念和社会教育观念三个方面分析了路德的人文主义教育，并认为路德是16世纪教育改革的先锋。一些期刊论文也笼统地介绍了路德整体的教育思想，比如

^①弗里德里希·鲍尔生. 滕大春, 滕大生译. 德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②罗伦培登. 陆中石, 古乐人译.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3.

^③格拉汉姆·汤姆. 张之璐译. 真理的教师: 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④吕西安·费弗尔. 王永环, 肖华锋译. 马丁·路德的时运[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4.

^⑤贺芳. 论教育改革家马丁·路德[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2.

^⑥邓丽. 试评路德的人文主义精神[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3.

李露的《略论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①、栗玲的《马丁·路德教育思想探析》^②《神学背后的教育曙光——论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③、朱卫英的《马丁·路德给我们的教育启发》^④。这四篇都对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做出了概述，其中略微涉及了世俗教育，如栗玲在论文中提到路德呼吁教育管理权应由世俗政府控制，而非教会。李露认为路德的教育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性质，并对近代教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卫英则是从义务教育、广收图书、优化神学教育、培养优质人才和重视师资力量五个方面阐述了路德的教育思想。但以上这四篇都只是笼统地阐述了路德的教育思想，并没有深入探究。此外，国内的教育史专著也有关于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论述。比如，褚宏启、吴国珍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四卷：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⑤中就有论及德意志宗教改革家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刘明翰、陈明莉主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教育卷》^⑥中，对宗教改革家的教育改革有所阐述。其他诸如滕大春的《外国教育史（第二卷）》^⑦等，对整个西欧的教育史都有具体的阐述，德意志教育只在其中占据一部分。但以上这三本书都没有详细论述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李明德所著《西方教育思想史》^⑧在第三章中，对于包括路德在内的新教改革家们的教育思想做出了概述。指出了新教教育的共同点是批评天主教控制下的旧教育。文中就较为详细地提到路德基于“因信称义”和宗教平等思想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明确提出教育的二重目的观：宗教性和世俗性、还有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和家庭教育，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

集中探究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中某一点的论文也有不少。比如关于路德的教育思想中的义务教育这一思想，专门论述它的论文有许庆如的《马丁·路德论普及义务教育》^⑨和黄梦婉的《马丁·路德：义务教育的先驱》^⑩。这两篇论文详细论述了路德的义务教育思想。两篇文章都从路德义务教育的来源、前提和重要性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许庆如指出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投射到教育领域才诞生了他的义务教育思想。黄梦婉则是从路德的“《圣经》权威”“因信称义”“人人皆僧侣”这三大新教教义出发，探析了义务教育思想的起源。另外也有一些论文有涉及到路德的义务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思想，比如李颖的《教育的人性追

^①李露. 略论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5(02).

^②栗玲. 神学背后的教育曙光——论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J]. 天水师范学院报, 2007(04).

^③栗玲. 马丁·路德教育思想探析[J]. 新课程(教研), 2010(12).

^④朱卫英. 马丁·路德的教育理念给我们的启发[J]. 天风, 2017(07).

^⑤褚宏启, 吴国珍.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⑥刘明翰, 陈明莉. 欧洲文艺复兴史: 教育卷[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⑦滕大春. 外国教育史(第二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⑧李明德. 西方教育思想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⑨许庆如. 马丁·路德论普及义务教育[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33).

^⑩黄梦婉. 马丁·路德: 义务教育的先驱[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3(29).

寻》^①，她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背景探讨教育人性的追寻，文中也提到路德提出的有关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以及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并强调了路德对欧洲教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进行教育世俗化和国家化中起到的思想先驱作用。何韵萱在《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的基础教育观及实践》^②中也对路德的基础教育思想也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她从马丁·路德的义务教育、家庭教育和基础课程的构思出发，阐述了马丁·路德的部分世俗教育思想。并且她认为以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变迁产生了许多职业教育家都无法比拟的影响。国内的教育史书籍也有对于路德义务教育思想的概述，比如张斌贤的《外国教育史》^③，在书中第三章中，不仅阐述了宗教改革运动，还对路德的国民教育思想有所解释。文中提到了路德对普及教育的重视以及他认为政府在普及教育中应负担起的责任。张斌贤认为，虽然路德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实践者，但由他阐释的建立公共教育、普及义务教育的理念在之后欧洲的新教国家的学校教育实践中不断被体现出来。由彭正梅编著的《德国教育学概论》^④中第一章也有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教育状况和宗教改革家的教育思想做出的简略阐述。她在书中提到了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明确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并且提倡以德语来进行教学，以利于下层子女接受教育。

另一边，也有一些论文集中分析了马丁·路德的职业教育思想。马丁·路德提出“天职观”。路德认为不论是受了圣职的主教、牧师，还是鞋匠、工匠或农民，这些职业只是工作内容不同，没有贵贱和高低之分。这一思想把世俗的工作提升到了神圣的位置，也对德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比如陈莹和马庆发的《“职业性”：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之研究——兼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⑤、陈莹的《“职业性”：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之研究——兼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⑥、曾繁相的《德国职业教育发达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⑦、钱宇虹的《德国工匠精神的文化基因分析》^⑧和施德军的《论马丁·路德对德国人的工作观和职业观的影响》^⑨，这五篇论文中都提到了马丁·路德关于职业教育的构思以及当时他有关“双轨制”的教育思想萌芽等。马丁·路德对职业教育的构想对德意志之后的整个职业教育

^①李颖. 教育的人性追寻[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②何韵萱. 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的基础教育观及实践[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9.

^③张斌贤. 外国教育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④彭正梅. 德国教育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⑤陈莹, 马庆发. “职业性”：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之研究——兼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02).

^⑥陈莹. “职业性”：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之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⑦曾繁相. 德国职业教育发达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J]. 教育与职业, 2014(05).

^⑧钱宇虹. 德国工匠精神的文化基因分析[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16(10).

^⑨施德军. 论马丁·路德对德国人的工作观和职业观的影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的发展和德国“工匠精神”形成都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

其他还有一些论文涉及路德的其他世俗教育思想，比如孔琳的《马丁·路德的教师观与教育观》^①，集中分析了路德教育思想中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重视，文章分别从教育和教师这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路德的教师观。而关于马丁·路德对德意志民族特质的影响，林燕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响》^②和张舒怡的《马丁路德对于德国文化的影响》^③这两篇文章都较为笼统地进行了阐述。林燕从中世纪的现状出发，分析了路德的教育思想对德意志国家的世俗权力和民族的特性的塑造。张舒怡分别从改教运动、宗教伦理生活和翻译圣经三个方面分析归纳了路德对德意志民族的影响。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学习，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成果更多是对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概述或其中某一个思想的探究。对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研究缺乏整体地梳理和系统地论述。鉴于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3 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通过收集查阅相关文献，主要是以国外相关网站、数据库为主，辅之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上收集到的博硕论文、期刊和有关纸质图书资料，对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研究进行解读，在对其文献、论文以及相关书评的阅读剖析后，概括分析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起源，内容以及之后的实践等主要内容的研究情况。

二、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整合理论。将历史学与教育学相结合，客观地分析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及实践。

三、唯物史观法。从长时段整体史的历史研究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析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给德意志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影响。

1.4 选题的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国内外虽然对马丁·路德的研究颇多，但对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并没有系统化和成熟化。本文的创新之处就是对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在对前人已有成果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再对马丁·路德

^①孔琳. 马丁·路德的教师观与教育观[J]. 文教资料, 2011(31).

^②林燕.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响[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1).

^③张舒怡. 马丁路德对于德国文化的影响[J]. 商业故事, 2015(13).

的世俗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

1.4.2 不足之处

一、由于获取资料途径单一，加之国内外对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研究较为单一，所以对其观点解读难免偏颇。

二、由于本人学识和学术研究能力有限，对大量英文资料可能无法运用自如，因此在分析问题或表达陈述方面不够恰当。

2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起源

想要探究马丁·路德世俗教育的思想起源我们就不得不先了解中世纪德意志的国内教育状况。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被分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覆灭以后，西方古代奴隶制文明被日耳曼民族的野蛮征服所代替，昔日强大的中央政府已然消失，从前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陷于瘫痪。在氏族制度解体中的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之后，在西欧实行分封制度，各个的封臣领地都是一个独立王国，不同的封建主之间经常相互征战，导致兵连祸接、民不聊生。以往优秀且灿烂的古典文化不复存在，伴随着古典文化的消逝，以往辉煌的古代教育也随之消散。在以前，个人为国家而接受教育；而在中世纪，个人为教会而接受教育，这是中世纪初期最主要的特征。在中世纪，由于世俗社会受到了宗教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教育只有在宗教力量的作用下，才有可能实现教学目标，并以“上帝的永恒天国的子民”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①理性的消逝导致宗教信仰的盛行。渐渐地，基督教神学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经济仍旧处于自然经济初级阶段，而文化上基督教和经院哲学处于主导统治地位，同时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活动。

2.1 中世纪德意志教育状况

由于当时是由教会掌握教育主导权，所以德意志的教育体系中也充斥着在教会中流行的追求永生和信仰超越现实的宗教思想，而且这已经成为了当时最典型的特质。首先，与现实社会的普遍道德与文化相关的教育，其中也包含对于青年的教育，都具有宗教和教会的性质。这些教育由教会主办也为教会而服务。其次，在当时只有僧侣才有接受专业教育的机会，公立的道德与文化的教育机构都是为僧侣而设置的。僧侣（不论是否属于修道院）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在教会主办的教育结构所进行的唯一的专业教育。普通的世俗公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设学校。一直到了中世纪末期，世俗学校才开始慢慢出现。在此之前，普通的世俗公民只有通过相熟的僧侣，作为僧侣学校的“客人”，去接受僧侣所规定的有关教义和教规的课程和培训。^②

教会兴办的教育机构，主要有两类：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和教区学校。

修道院学校——学校的数目由于戒律而快速增长，并且在公元7世纪时就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尤其是本笃会（Benedictine），不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迅速增

^①弗里德里希·包尔生. 滕大春, 滕大生译. 德意志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9, 1.

^②弗里德里希·包尔生. 滕大春, 滕大生译. 德意志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9, 2.

大。只要修道院不被财富和权利所腐化，他们就是那些被压迫的人的庇护所，同时也是知识、艺术与科学的储存库。当异教学派消失后，僧侣们又加入到了教学中来。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一切的教学组织都带有教会的色彩。在这样的教育中虽然也有一些有关世俗教育的内容，比如学习的流程是按照5世纪马西阿纳斯·开匹拉（Marcianus Capella）所提出的“七艺”来进行的分科教学。“七艺”由两部分组成，即初级三科（Trivium）——文法、修辞和逻辑，以及高级四学（Quadrivium）——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但它的目标也是以保证教会的利益为首要；此外，拉丁语也是一种宗教的普遍语言，它是所有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与此同时本族的母语却不被重视；虽然教会中使用的拉丁文经典著作都或多或少有所删减，但仍旧深受神父们的追捧阅读；逻辑学也被应用于神学；算术只扩展到只有几项简单的公式；几何只是对于欧几里得的一些简要摘录；对天文学的研究也受到教堂年鉴的限制；而音乐只是研究诗歌。

从巴努斯·莫鲁斯（Rhabanus Maurus）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对9世纪的教育情况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他描述道“重视算术是因为数字中隐藏着秘密；《圣经》也鼓励研究数字，是因为它们涉及到了数字和测量。几何学也是重要的，因为在《圣经》中，在建造约柜和所罗门的圣殿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圆圈。音乐和天文学则是进行神圣服务所必需的，没有音乐就不能尊严和体面地进行庆祝，没有天文学就不能在固定的神圣日子庆祝。”^①所有的这些世俗学科都是讲述上帝启示真理的神学的附属科目。在教会的理论上，世俗科学的价值只在于它们对《圣经》能做出更加深入的解释，仅此而已。

除了女修道院和修道院学校之外，在中世纪还有另外两类发源于教会的学校——大教堂和教区学校。教区学校在发展中不断成熟，8世纪时已形成完整的机构系统。不同教会的神父们组成了兄弟会，这种被称为兄弟会的组织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建立和管理学校。尽管这些学院最初是为了培训神职人员而设立的，但是它也向外人敞开大门。学习的内容和修道院学校相同，包含初级三科和高级四学，但这其中的宗教元素则比修道院学校的占比更多。

这种教区的学校是在一个单独的教区内，在一个神职人员的监管下设立。其目标是使青少年对基督教有更深入了解，并提高其对基督教信仰的狂热程度。此外，在教区开设这样的教育计划，也是要让学员了解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以便日后能聪明机智地参加公开聚会，尤其是要让他们愿意加入教堂。因此，读书与书写并没有被纳入到教学计划中。这类学校的功能与早期教会的教义学校相似。所以当时的学者尼安德曾说，“大多数神职人员的职位，都是通过直接与普通公民接触而得来的，除了在教会仪式上有一定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外，没有其他资格显示他们能够胜任他

^①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78.

们的职务。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宗教知识本身却被人们所忽视并退居幕后。”^①

中世纪后半期，世俗教育开始崭露头角。世俗教育大致可以分为：骑士精神催生的骑士教育、在城市中产生的市民教育。教育中所产生的世俗倾向，一方面是反对教会学校片面追求的宗教性质，另一方面是特殊社会条件下的自然产物。在社会的等级制度所主张的专制权威之下，世俗性的教育与其相联系，引起了对教会的不信任和反抗。虽然这一时期的十字军东征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但它却为欧洲的总体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拓宽了世俗社会的知识领域，加速发展了商业贸易和制造业。骑士和市民阶级也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自己。

骑士教育与教会教育不同，它注重一些之前不被重视的项目。比如：体育在骑士教育中受到了极大地重视；重视优雅礼仪的培养；不断地向学生灌输对于荣誉的热忱；女性也被尊崇为美德的化身。在骑士教育不断发展中，此前被忽视的本族母语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培养和发展，成为了承载文学作品的媒介，还自然激发了最高境界的情感和最纯粹的愉悦。在这个为来世所烦扰的年代，骑士教育提倡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世俗间的事物，点燃了世俗教育的火焰。所以在当时，骑士教育是一个较大的进步，它显示着教育已经有了世俗化的趋势。骑士文化中最主要的知识组成部分是音乐和诗歌，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最丰富的文学宝藏之一就是“骑士恋歌”（*Minnesang*）。^②

伴随着商业与工匠阶层地位与重要性的日益提升，教育亦自觉被视为需满足实际生活所需。基于这一思想，城镇学校，市民学校或者写作学校随之应运而生。除读、写、拉丁语、算术等内容外，另有内容如：地理、历史，母语也在小范围内进行学习。尽管这种类型的学校不论在起源还是在目的上都是由世俗机构来主导的，但神职人员作为当时唯一被授权的教师，却声称有权控制它们。这一主张经常受到民事法官的抵制，并引发冲突。有时是世俗一方获胜，有时则是另一方。一些新兴的非神职人员的教师开始出现，他们通过与世俗政府签订合同来工作，虽然能够得到薪水，但他们的工资仅够购买生活必需品。

被排除在骑士团之外的女性教育通常是被忽视的。虽然有一些与女修道院有关的女性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但这都是个例而已，并非是常见的。在以女性为尊的骑士阶级中，对于女性的重视程度有提升。年轻女性们不仅要学习缝纫、编织、刺绣和家务等女性艺术，而且还要接受智力训练，除了阅读、写作和母语之外，通常还包括对拉丁语的持续学习。

^①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79.

^②骑士恋歌（*Minnesang*）亦称宫廷抒情诗或宫廷恋歌，是约1150-1350年盛行于德国宫廷中的诗。在中古高地德语中，*Minne*是*Liebe*（爱情）的意思，*Sang*（歌）说明这类诗歌是用歌唱形式表现出来的。宫廷诗歌中能较好地体现那个时代社会特征的就是骑士恋歌。诗中的提法既与基督教无关，也不是起源于基督教，但却用对世俗生活的喜爱，破除了基督教出世、禁欲主义等观念。

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独立于教会和国家兴起的大学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最初大学只是一些有学问的学者和有抱负的青年所组成的一种自由的组织，他们仅仅因为对于知识的共同热爱而组成一个组织。比如以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为代表的新思辨神学和新思辨哲学；以埃尔纳里斯亚（Imerius）为代表的新法学；以亚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为代表的新自然科学和新医学等。在这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知识力量中诞生了大学。最早建立的大学主要分布在欧洲的西部和南部，比如意大利的波隆纳（Bologna）大学和萨勒诺（Salerno）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加（Salamanca）大学等。德国到了14世纪中叶以后才慢慢的建立起了大学，国内最为古老的大学有布拉格、维也纳、汉堡、科伦、埃尔福特、莱比锡等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的大学可以说是教会和国家君主授予特权的师生独立团体。首先，大学是合法的机构，在这之中可以广泛地传播知识和大量地储存知识。其次，大学拥有教学权、授予学位权、自治权和独立审判权。大学所拥有的这些特权，说明已经有教育力量突破了教会的掌控，有世俗政权渗入教育当中。为了方便行使教学权和学位授予权，大学实行学院制度，主要分为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学院。各学院分别选举院长来主持学院内的事务，包含安排课程、分派教学任务、主持考试和授予学位等。同时被授予硕士学位的人同时也可以在校内进行授课，这也扩大了学院的学术队伍。

这就是在中世纪时期德意志的教育现状，以12世纪作为分割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中世纪前期的教育特点是德意志地区的居民们作为新兴的民族以被动的姿势接受了基督教和古代的文化和教育。到了中世纪后期，独立探索的精神显现了出来，他们不再是一味地接受蕴含着基督教教义的教育，而开始努力通过个人的智慧去理解宗教教义，并把与世俗相关的科学和哲学渗入进教育教学当中。同时，教育也是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城市生活的不断发展，为新的教育提供了诞生的条件，比如后期出现的世俗教育（市民学校、城镇学校）和大学。这两种学校都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而建立的。并且大学自诞生之后便不断发展，前期的僧侣学校和教区学校的地位则是一落千丈。中世纪时期学生学习的进程大致是：学生先进入到僧侣学校、教区学校或市民学校进行一些基础的学习，比如文化知识和拉丁文。之后经过繁多且难度较高的入学考试才可以进入大学进行学习。

尽管中世纪后期教育有了一些进步和发展，但不论从学习的方式还是纪律方面来说都有很多缺陷，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世纪的教育仍旧处于被禁锢的状态。学生们在接受教育时通常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通过老师讲课、口述和解释，学生听并记忆。并且在当时，有着权威主导的原则。例如，人们认为太阳上没有黑子，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因此，在天文观测中，那些看起来是

斑点的东西就被认为是观测者眼镜上的黑点。^①思想上几乎没有自由，教师受亚里士多德和教会的权威约束，而学生受教师的权威约束。这样产生的教育，其目的不是发展社会各个方面的能力，而是仅仅是储存与教会或实际生活或多或少相关联的一些事实。教师们的品德与他们微薄的工资成正比。因为当时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大多都是无法以其他方式谋生的人，教师的资质也可想而知。虽然按照当时做法，有将教师们组织成一个行会进行管理，但他们得不到什么尊重，只能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去寻找工作，更不用说教师队伍的专业培养和培训了。没有教学和教育训练，他们就不具备管理好学校的资格。另一边，学校纪律非常严格但同时更是残酷的。学生被强迫服从于教师。学生犯了错误，不论大小，体罚是最常见的惩罚手段。对于当时的高等教育状况，马丁·路德曾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中有这样的描述：“万能的上帝确实给了我们德国人亲切的恩赐，给了我们一个黄金机会。我们现在有了杰出和博学的青年，他们以各种科学和艺术为装点，如果他们被雇用，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教师。难道人们不知道，现在一个孩子在三年之内就可以接受这样的教育，以至于在他18岁的时候，他所知道的就比以前所有的大学和修道院所知道的都多吗？到目前为止，人们在大学和修道院里除了做驴和傻瓜，还学了些什么？二四十年来，学习是必要的，但一个人既没学过拉丁语，也没学过德语。我对这些机构中可耻和邪恶的生活只字不提，正是这些机构使我们可敬的青年如此可悲地堕落。”^②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忽略了普通群众的教育。不论是教会还是世俗权力，都没有采取行动尝试通过教育来提升他们。修道院学校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神职人员的候选人；教区学校则是为了让年轻人成为教会的一员，培养他们对宗教的热忱；市民学校面向的是工商业阶层，它的办学目的也是为城市中的行会服务；骑士教育则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骑士。所以，劳动阶层虽然在愚昧且物资匮乏等条件下辛勤劳动，却仍处在被奴役的境地，其一生并没有系统地进行过学习。

从整体上看，中世纪教育权力多由教会控制。各地的教育机会各不相同。这类学校因年龄、性别、宗教、社会、经济背景及专业等不同，其种类也不尽相同；久而久之，他们也会改变。就连同一座城市的学校也是独自经营。在中世纪后期，形成了修道院学校，教区学校和骑士学校等教育机构、城市学校与私人学校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这类学校还不完全是教育体系。反之，他们只是一个个松散的教育组织，并有自己不同的办学目的。

^①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83.

^②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175.

2.2 马丁·路德的教育背景

马丁·路德于1483年10月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东部萨克森领地的艾斯莱本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路德曾在他的桌边谈中说到：“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来自一个农民世家。”^①他的双亲是汉斯·路德（Hans Luther）和玛格丽特·路德（Margaretha Luther）。在马丁·路德出生的第二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曼斯菲尔德，也是当时的矿产中心。汉斯在那里租借了一个炼铜作坊，并获得了几个矿场的部分所有权。尽管双亲都很努力地工作，但路德一家的状况起初并不好，直到后来日子才慢慢好了起来，所以路德儿时过得非常拮据。路德的父母汉斯和玛格丽特毫无疑问都是爱孩子的，但他们的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苛的，如果孩子稍有犯错，就可能被鞭笞。儿时的严厉管教也对路德之后的教育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路德在14岁以前都就读于曼斯菲尔德的一所拉丁文学校。但路德在那里过的似乎并不开心，他曾提起过“（在学校）仅在一个上午里，毫无理由地我竟然要尝十五根藤鞭，并罚出教室背木驴，一点学不完。”^②实际上，路德在曼斯菲尔德的学校里也不是一无所获的，他在那里接受了基础的读、写、算术以及拉丁语的课程，为他之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且路德在那里还按照当时的学习标准学习了圣歌。当时的儿童要做到随口颂唱“三圣哉”（Sanctus）、“撒加莉亚颂”（Benedictus）、“上帝的羔羊”（Agnus Dei）和“认罪文”（Confiteor），还要学习颂唱诗篇和圣诗。在曼斯菲尔德对音乐的学习也使得路德对音乐的热爱只增不减，他对音乐的欣赏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且对他之后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作为父亲的汉斯对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当马丁·路德在曼斯菲尔德的学校中展现出他的学术潜力时，老汉斯就决定将儿子送入更好的学校。由于曼斯菲尔德提供给路德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于是在1497年，他被送去一所位于马格德堡一个兄弟会办的学校，该校最前沿的办学思想与宗教虔诚令他刮目相看。一年后，他再次转往艾森纳赫。路德在那里有一些家族亲信可以给他的求学之路提供一些帮助。但似乎那些亲属的条件并不好，所以路德不得不通过唱歌和乞讨来获得食物。但十分庆幸的是，在那里他遇到了非常优秀的教师，在拉丁语、历史、文学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在那里度过了相对来说愉快惬意的时间。以至于路德在提到艾森纳赫时总是带着深情，称之为“我亲爱的城”（meine liebe stadt）。

父亲汉斯对已经展现出潜力的儿子寄予厚望，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

^①Berger, Arnold, *Martin Luther in Kultur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Berlin, 1895, vols 2, 1.

^②罗伦培登·陆中石，古乐人译。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M]。译林出版社，1993. 10, 4.

名法学家或律师，或许能挤入中产阶级。所以在17岁时，路德便进入了埃尔福特大学学习。埃尔福特城比路德以往居住过的任何一个城镇都要大，城中有着已有150多年历史的著名的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埃尔福特在德国有“小罗马”^①的称号，因为仅仅是在这个城镇，一共就有36座教堂，并且这些教堂分属于11个不同的修道院。作为大学哲学系学生的路德平时居住在圣乔治公寓中，他的生活就如同当时的其他大学生一样无忧无虑、十分快活。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学的法学生在学习法律之前都必须先学习语言、修辞、逻辑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为之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学习完这些基础课程之后他们可以选择数学、音乐、地理或天文等。路德在早期的大学生活中并没有展现出任何过人之处。他在进入大学之后不久获得了第一个大学学位——哲学学士学位。在结业考试之中，共有57人参加考试，路德排名第30。但在之后的学习之中，路德渐渐地开始展现出他的强大能力。在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之时，包括路德在内一共有300名学生一同进行学习，而在1505年授予硕士学位时，只有17名学生顺利毕业，路德在这其中排名第2。

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路德回家短暂地探望了父母，父亲汉斯对于儿子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并赠送给儿子昂贵的《法律大全》，希望儿子能以此开始他的法律学习，以便将来能够从事法律相关的职务。但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却选择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成为一名僧侣。1505年，路德在回家途中遇到了雷击，他在惶恐中许下了修道的誓愿。路德的父亲汉斯对于儿子成为僧侣的行为很不理解，曾严厉斥责路德违背自己的意愿进入修道院的这种行径。

在修道院的2年时间里，路德虽然被要求要进行苦修，比如限制饮食、上街乞食、长时间的经文背诵等，但他同时也获得了潜心研究的机会。尽管路德在修道院中努力成为一名尽职且勤奋的僧侣，但他在修道院中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存在于身体，更充斥着他的精神世界。在那时，奥古斯丁教区的修会长施道彼茨（Johann Staupitz）以及纳辛博士（Nathin）等都给予了路德很多帮助，并指导路德进行《圣经》的阅读和研究。同时路德本人也非常勤奋地研究了许多经院学者和神父的作品，熟悉了奥古斯丁、阿塔纳修、奥卡姆、阿奎那等人的作品。

1508年，路德受雇于威登堡大学，担任主讲，那里讲授《圣经》。他不但博得观众的爱戴，同时也给年轻的威登堡大学赢得了名声。路德1512年获埃尔福特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并于3天后被委任为该校神学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威登堡大学的圣经学常设讲座，又兼教会工作。

在路德作为一名教师在学校中展现自己能力之时，他于1511年因公务有过一

^①罗伦培登. 陆中石, 古乐人译.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M]. 译林出版社, 1993. 10, 8.

次罗马之旅。对于天主教信徒来说罗马就是圣城，令人神往。路德也不例外，他带着朝圣的心态去到罗马，但意大利教士的无知和奢侈无度都令他大为失望。威登堡大学期间是路德研究神学的辉煌年代，“因信称义”是对神学的深入研究，然后结合自己当僧侣经历中的感悟，也是不断地用心传道时孕育而生的。他对教会教义、教规的解释和论证都有其独到之处，并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1517年前后教皇利奥十世派遣约翰·台彻尔前往德意志各地叫卖赎罪券，以此敛财，许多诸侯和市民阶层都很不满意。路德于1517年贴于威登堡教堂的《九十五条论纲》表明宗教改革已经启动。之后，路德的新教思想才得以大量传播。随着宗教改革不断深入，原为罗马天主教会统治下的教育系统，面临着严峻挑战。由于教会内部对新教规不甚理解，导致一些人反对基督教教育，甚至将神职人员驱逐出学校。路德鉴于此，高度重视教育改革。他认为要使基督教得到新生和发展，就必须加强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同时也应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来应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以认为路德教育思想的生成与其神学知识密切相关。

2.3 影响马丁·路德教育思想的因素

我们从路德的生平中可以看到，从路德进入到学校进行学习一直到他提出“因信称义”的思想，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这段时间是路德成长和他基本理论形成的重要时间，同时也是他教育思想起源时期。

影响路德教育观的因素可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路德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以及他的出生背景对他产生的宗教情感影响，而路德家庭的宗教信仰决定了其道德标准与行为方式。从本质上讲，路德生活的这个家就是朴实的农民家庭。他们的性格中也包含着一些类似于基督教传统的因素，比如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等。父亲汉斯和母亲玛格丽特都是坚强敦厚的德国农民。尽管实际上他们有着自己的炼铜作坊，不以耕种谋生。但是因为日子并不宽裕，所以母亲还是要上山砍柴，花费很大的力气拖回家，所以全家都有来自农民的浓浓的勤苦粗犷气息，包括直来直去的那种虔诚，有时甚至表现得近乎粗陋。除上述家长自身品质特点外，路德家里和当时德国一般人家差不多，富有浓郁的宗教气息。他们家中经常举行各种仪式来表达对孩子们的爱与期望，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教会的神谕活动。老汉斯向来惯于到儿子床边祷告，玛格丽特的祈祷则更是虔诚。路德也曾介绍过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的生平经历，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教诲，并指出正是自己所受到的教会生活的熏陶是促使他成为一位基督徒的主要因素。我们可以从威尔·杜兰的描述中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当时这

种德意志家庭，“日耳曼家庭本身几乎就是一个教堂，妈妈是这家的教理问答讲解师，而父亲则为这家的传教士。每一个家庭都有家庭祈祷书籍。不识字者，特备有图画，称之为‘穷人用书’(Biblia pauperum)，用图说明基督、圣母及圣人的故事。”^①在这种家庭宗教教育氛围中，路德自幼读《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都是福音派朴素的圣诗。同时他也学习到基督教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些教育让路德受到基督教传统信仰的熏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这些德国一般人民的信仰中，也夹杂着一些古老德国迷信和基督教神秘色彩。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人是充满恐惧的动物，因为人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暗世界，那就是邪恶的力量——精灵。它们的行为也很怪异，有时甚至会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除此之外，由于路德家庭并不是纯粹的农民家庭，但矿工也并没有离开泥土和大地。实际上，他们对土地进行了更直接、更深入的攻击。他们掠夺和抢劫它的宝贵物资，却没有像农民一样通过关怀、经营和祈祷来维护良性的合作。矿工们的这种掠夺性行为，再加上持续对地球内部榨取而引起的破坏性的危险，使他们倾向于原始的迷信，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个人好运或坏运的支配之下。^②例如，路德的母亲就认为精灵喜欢耍小把戏、如偷鸡蛋，牛乳，牛油等。也是因为自小就有这种迷信色彩的渗透，路德在1505年巧遇雷击后，才会毅然下定决心，要实践他当时的承诺——成为僧侣。正处于以上所述原生家庭的氛围中，路德在幼时就逐渐形成了基本的信仰和情感。

第二，路德长大后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同样是推动路德思想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1488年在曼斯菲尔的拉丁文学校学习至他于1512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威登堡大学任神学教授，在这一期间路德所接受的教育，正是处在中世纪向近代变革之中的教育，这也让他对基督教文化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基督教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并逐渐产生信仰。孩子们在小学时必须学圣歌，又要研究咏唱诗篇、圣诗。中学时期，他们要阅读大量书籍，还必须背诵许多经典。另外，他们还多次参与弥撒、晚祷等活动，遇节期圣日，更要参加丰富多彩的宗教游行。这些活动都需要宗教徒们的支持才能完成。路德在读书时走到哪里极目所见尽是教堂寺院。这些地方往往也会有一些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里又常常有一些信徒。这种教育和环境影响，实际上强化了他在家庭里形成的宗教教育和神秘色彩。

此外，路德不论在校或在家，均被严厉管教和约束，乃至体罚。他所接受的这种严格的教养方式对他的性格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前文提到路德上学时，仅一个上午就得受15记藤鞭打，在家里还常常被家长实施同类的体罚。这些都

^① 威尔·杜兰. 幼狮文化公司译. 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卷. 上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1, 409.

^② 埃里克·埃里克森. 舒跃育, 张继元译. 青年路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0, 74

明了他从小就被严格约束和限制。在这种教育体验中，路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影响，形成了与其对立的教育理念。路德也会因此产生对儿童大量的关爱以及对家长的冷漠态度的谴责。以至于后来的他对待学生是温柔关怀的，而且在1532年5月的《桌边谈》中他说过反对“过于严厉地训练孩子们，（并说自己）不倾向过于严厉地惩罚儿子汉斯”。^①很明显，是中世纪苛刻的教育方法作用于路德灵敏的头脑，让他处于一种虔诚和朴素的宗教情感中更添一丝恐惧与厌倦，并推动他教育观的转变。

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上学时是他较为重要的时期。这所大学是埃尔福特公民在1392年建立，本身就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同市民阶层和世俗政府均有紧密联系。这一时期，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人数较少。大学与教会间仍有紧密关系，这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特质。在那里，神学代表着较新的经院哲学，此外，例如圣经讲解法、反教士学说等一度流行。路德依从了其父亲的意愿，在那学法律，不但受经院哲学影响较深，还拜读了许多人文学者的作品，更是要下定决心去研究宗教问题，并开展实践工作。在这时期中他产生的新领悟，成为其走向成熟的一把钥匙。1510年到罗马，使他对现有教会和教皇制度进行了再思考，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学习《圣经》，并通过反复论证圣·保罗理论，从1513年塔楼经历中学到“因信称义”。接着随着自己教授《圣经》的不断深入，1512—1513年间，路德逐渐建立了以“因信称义”为特征的宗教学说并由此逐渐偏离罗马教会官方教条。这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更是一种思想意识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宗教神学向世俗的哲学思考转化。这一思想学说是在其钻研和作为教授阶段建立起来的，并成了其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的理论核心。

^①Spitz, L. W., *The Reformation: Education and History*, Concordia Pub. House, 1987, 70.

3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及特点

尽管马丁·路德自己正式发表的有关世俗教育方面的观点数量与他相关的宗教著作数量比起来极为罕见，但在路德较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均有所陈述。主要反映其教育思想是《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的信》《代表基督教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和《关于送孩子上学的布道》等。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他对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的看法，而且还包含着一些关于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见解。此外，从路德毕生的著作和撰写的书信等中都可以看出路德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对教育问题的关注。

3.1 义务教育思想

在马丁·路德提出的所有世俗教育理念中，义务教育的思想，它给欧美近代教育发展带来了诸多职业教育家无法比拟的重大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国民教育之父”“最伟大的教育家”。^①

3.1.1 理论基础——“因信称义”说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义务教育的定义。义务教育这一概念最早是通过翻译而来，英文是Compulsory Education。有的翻译为“强迫教育”，有的译为“义务教育”。虽然翻译称谓各不相同，但内涵大致相同，即：国家以法律政策的形式规定对一定年龄儿童免费实施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

马丁·路德的义务教育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宗教观点与政治学说基础之上的。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因信称义”思想，这一思想延伸到教育领域就是全民都应接受教育的普及义务教育思想。其实，纵观路德整个思想体系，宗教、政治、教育这三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他的宗教政治学说，确定了他义务教育论的根本宗旨、原则甚至具体内容，其变革也深刻影响和制约了后一种变革。

路德本人思想中的这一内在联系，首先表现在他的宗教政治学说与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他的政治思想是在神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505年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到1520年写成《致德意志教会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基督徒的自由》这三大论著，路德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出自己的宗教政治学说。后来虽然有些许变化，但是学说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而他的强迫义务教育思想是在1520年后10年间逐渐形成的。这不只是时间顺序问题，也展示着路德思想的萌芽、形成和成熟的内在逻辑。他所相

^①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99.

信并倡导的教育，其终极目标不只是使人能够成为与神交流的真正基督徒，也是为了世俗的国家、城市、民族。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一个事实——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受他的宗教思想所影响，并且是被包含在他的宗教政治思想当中的。因此我们在探究马丁·路德对于世俗教育的构想时，我们也不得不从他的宗教政治思想出发。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的核心观点是“因信称义”理论，他这一观念是在16世纪中叶形成的，路德的灵感来源于《新约·罗马书》，开始形成了其此后所倡导的“因信称义”神学思想。《新约·罗马书》约诞生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至二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当时的基督教基本上受到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而上帝只是降恩于犹太人。以对抗犹太人律法、礼仪，保罗提出，人“称义”并非指接受割礼或是犹太人，而仅出于对上帝之“信”。这是基督教“因信称义”说。

《罗马书》中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人称义是因为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①等说法就是保罗这种说法的一些体现。至中世纪时期，在罗马天主教会里，含有主教和神甫的成分已经形成复杂等级，各级神职人员均享有相应神职权力。天主教会教义规定，神和信徒是不能直接沟通的，交流须经由教会内神职人员，并且在阅读《圣经》时也必须由神职人员进行引导。世俗人员须以神父、教会和教皇的告诫或条款来了解《圣经》。这种规定使教会有权绝对解释《圣经》，还具有绝对的权威。马丁·路德在当时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浸润，试图破除教会与生俱来的这一绝对权威。路德通过对《新约·罗马书》的学习，重新认识保罗以前所提出的“因信称义”的观点，并且受到这一理念的极大鼓舞，产生了全新的诠释。路德相信，人是神面前的义士，神的恩典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虔诚，而非教会。就如同“灵魂称义不因任何行为，仅由于信仰”“你可以通过这种信仰而成为新人，使你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②路德强调的“信”，是指对上帝完全且彻底的信，认为你能和他交流。路德“因信称义”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地位，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宗教虔诚获得拯救。这从理论上证实了，一个人能透过阅读《圣经》，与上帝有直接交感，并且获得了上帝的恩赐。它从本质上否认了教皇的至高地位，否认教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观点。

3.1.2 由“因信称义”到义务教育

路德的义务教育思想与他的宗教政治思想的联系具体体现于以下两点：

第一，根据“因信称义”的学说，《圣经》是信仰中的唯一权威，每个人都可以

^①中国基督教协会. 新约全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 1989, 168-177.

^②赵祥麟. 外国教育家评传(3)[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6, 296.

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进行沟通，路德认为“任何时候基督徒都应该把圣经当作唯一书本来认真学习，彻底熟悉圣经”^①那么这就要每个人都具有独立阅读和领悟《圣经》的能力。那么，为了让普通民众有能力去阅读《圣经》，路德首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将《圣经》翻译成了当时在世俗阶层普遍使用的德语，这就让更多的民众能看懂和听懂《圣经》；另一边，路德强调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不仅应该普及教育，还应该普及义务教育，强迫适龄儿童进入学校学习。

第二，“因信称义”的理论事实上是阐述了一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这样的宗教观念反映到教育上就体现出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也就是普及义务教育。并且，由于新教思想的不断传播，也给当时的教育带来了一些影响。正如在前文所提到的，当时现存的教育机构中大多数都是具有宗教性质，并由教会主办的学校，其教育目的也是为培养神职人员或培养年轻一代的宗教热情。当“因信称义”的思想不断地流行，被世俗所接受时，神职人员就不再拥有往日的特殊地位，所以学校不论是对于孩童本人还是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父母们不再将孩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正如路德在1524年发表的《代表基督教学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中所提到的：“自私自利的家长看到，自己已经无法期待孩子在教堂、寺院中获得利益，便不肯让孩子受教育了。他们问道：‘我们的孩子不以做神父、僧侣或修女谋生，我们又何必让他们去接受教育呢？’”^②面对这样的问题，路德认为必须要实行义务教育，不能轻视教育，“因为正确地教育青年是基督和全世界都关心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能从而得到好处。”^③

而由谁来承担起为适龄儿童提供强迫教育这一责任呢？路德认为这一重担应由市政府来担负，他在《代表基督教学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中有这样的表述：“如果我们必须每年在火枪、道路、桥梁、水坝等方面花费大量的钱，以便我们的城市可以有暂时的和平和舒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花同一笔钱去挽救我们这些被怜悯和忽视的年轻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有几位技术娴熟、精明强干的老师？”^④他列出了以下3点来支撑他对市政府这一呼吁：首先，因为人们已经摆脱了教会以赎罪、弥撒、守夜和捐赠等形式对他们的敲诈和掠夺，他们应该通过支持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公立学校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激之情；其次，因为“全能的上帝已经向我们德国人大施恩惠，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我们今天拥有杰出而又学识渊博的年轻人，他们对科学与艺术都有很深的了解，若受雇为教师，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⑤最后，路德提到因为孩子们应该得到良好的基督教教育是神的指示，如果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82.

^②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0.

^③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1.

^④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1.

^⑤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2.

就是这人世间最大的罪行。

而对于市政府提出的质疑：以上提到的职责都是父母对子女应担负的责任，为什么需要市政官员来担负？路德回答到：“是因为家长们普遍忽视了这一职责，因此，作为人民精神和世俗福利的监护人的市议会必须要承担起对青年人施以极大的爱护的责任。”^①路德也总结了3个父母会忽视子女教育的原因：一是有的父母本身就缺乏正直的心态，如同鸵鸟一样逃避自己身为父母应当承担的责任；二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是没有能力去教育子女的，他们只知道给孩子提供相应的食物，却不知如何正确教育子女；三是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教导子女，即使一些父母有资格并且也愿意教导孩子，但他们每天要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而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如果市政府不去设立公立的义务教育学校，为适龄儿童提供教育，就很可能让原本天资聪颖的孩子逐渐堕落成为“残忍者”，最后互相残杀，而城市也会像《旧约》中被大火焚毁的所多玛和蛾摩拉那样毁灭。此外，路德还列举了古罗马时期儿童的受教育情况，他认为正是因为古罗马的儿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成人之后才成为了既聪明又技艺精湛的卓绝人才，甚至古罗马的一个士兵比德意志所有的主教和神父加在一起还要厉害。

路德在他的另一篇论文《关于送孩子上学的布道》中，也对义务教育有所阐释，文章主要从五个角度对普及义务教育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第一，他把世俗国家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完善的组织，这是确保人们能够共享的生活与快乐。世俗国家的安定在于良好的罗马帝国法基础，而非暴力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路德大力称赞成文法的好处，“最好根据写成文字的法，它可以带来权威，用以反对专断。”^②在俗世的人们只能靠人的智慧和理智来制定和维系法律，靠知识和书去理解，进而才能了解到世俗的管理是多么的明智。因此，每个人必须都具备了解法律的知识，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权力和社会的安定。第二，教会的宗教问题和世俗的政务一样，都是非常的关键。正直的法官和最好的僧侣都是受神赞赏的，是上帝的使者、救星。而且比起教堂，政府机关更需要有智慧的指引。而要在国家机关中培育政客与职员，就一定要大力发展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大批的优良人才供机关使用。第三，教育可以使一个人的大脑最聪明，说话最灵活，运用的语言最实用。孩子一定要经过训练，才成为教会和世俗国家所需的人。第四，世俗国家、教堂、家庭要承担对子女的强制教育的义务，使每一个学龄前的孩子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的思想和社会上都有教养和才能。政府强制家长把孩子们送入学校，就如同战争时期迫使他们的臣民承担军队的职责一样；此外，教堂还应该资助贫穷儿童的学习；父母应该了解孩子们的受教育程度。通过国家、教会和家庭的多方合作，可以通过捐赠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6.

^②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58.

物品，如奖学金等方式对孩子予以补助，使每个学龄前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学习。第五，老师是最伟大、最虔诚、最有用的工作。世界上最崇高的道德就是对年轻一辈的教育，要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就必须培育大批的好老师和受人尊敬的老师。称职的教师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先决条件和依据。

通过上述思想，我们不难看出，路德既将教育视为国家的职责，也把政府将儿童强制送到学校，并赋予其良好的教学环境视为国家应尽的义务。因为只有世俗政府将此视为责任，去普及义务教育，具有天赋的儿童才不会因为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国家也不会缺少建设的人才。路德义务教育思想，借助当时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获得了广泛流传，从而使他成为西方近代国民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思想的先驱。

3.2 家庭教育思想

就如同前文提到的，因为马丁·路德自小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是非常严厉的管教，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路德呼吁父母一定要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并要遵循孩子的年纪去进行适当地教导。

3.2.1 父母的责任

关于父母教育孩子的重要性，路德在《协同书》中，将养育子女解释为每个人必须尽的责任，如果父母不这么去做的话，就会失去上帝神圣的恩宠。路德对儿童是十分温和善的，比如在《桌边谈》中，他时常提到很多自己和孩子们相处的小故事，比如他们之间玩的小游戏，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争吵，他们的悲欢离合，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信任等等。同时，他也强调家长要了解自己的子女，按照孩子的年纪和性格来培养他们。在《传道书》第12章里，路德特别强调孩子们的天性是奔跑、玩耍和交朋友打交道。路德称所罗门为真正的王室教师，也正是因为他深知这样的道理：不阻止人们在其青年时代的欢乐，不阻止青年人与别人交往，也不会像僧侣对待他们的学生那样禁止去享受人生。苦行僧的强制禁欲并没有什么益处。所以，路德提倡“应当让年轻人去听、去看、去感受经历一切，但同时，他们也要受到荣誉和纪律的约束；把年轻一代与外界分离开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但让年轻一代去接触感受外界时，也要谨慎及时地培养他们的忠心和品德，来避免不良习惯的养成。”^①

^①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16.

3.2.2 家庭教育的原则

那么路德认为父母怎样才能教导好子女呢？首先，他认为家长不能体罚子女，也不能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在子女身上，这会导致孩子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伤害。这也与路德自己的亲身经历相关，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他童年时期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时都遭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各种“鞭打”。即使是犯了一个小错，也会遭到父母的严厉惩罚，路德幼时曾经就因为偷吃一片核桃仁，被母亲打到皮破血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路德才清晰地意识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1520年路德在对《十诫》^①做出阐释时，对于保罗在以弗所书^②中提到：“我们的父亲，不要用激怒孩子的方式去养育他们，而是应该用主的惩戒和告诫去滋养他们。”路德解释保罗强调的是如果通过严厉和严苛的纪律去约束孩子，会让他们对父母和一切权威都产生敌意，或会使他们性格胆小且萎靡。导致孩子们在长大后，在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时，会容易感到怯懦而不去尽自己职责。并且父母对孩子产生的这种伤害会持续伴随孩子一生。这种创伤在幼年一经形成便很难消除，而且会让孩子如杯弓蛇影般地惧怕一切事物。当然，路德也不赞同儿童应毫不畏惧，他认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也应对一些对事物感到恐惧，但这些恐惧和害怕是对那些原本就可怕的事物，而不是对自己的父母。并且路德也赞成对于孩子应该有一些惩戒，他提出圣保罗并没有说不能处罚孩子，因为父母一味的溺爱也不利于孩子良好成长，但我们要在处罚孩子的时候要适量，并且不要将自己原本的情绪带入其中，这样的惩戒出发点才有利于孩子们更好地长大。路德极其注重父母对孩子的正确惩戒，正如他所说：“父母通常是毁了孩子的罪魁祸首，他们通常在这两个方面犯错：要么对于孩子过分纵容和溺爱，要么过于严厉地对待孩子导致他们受到伤害。”^③

从马丁·路德的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儿童身心成长的重视，以及对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呼吁和倡导。路德相信，儿童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全都是非常关键的，家长要重视儿童的精神健康，而不仅仅是关注他们的身体。只有他们的心理健康了，他们的内心才不会受到恶魔的侵害，之后才不会成为当局的残暴者。因此，如果家长有意地忽视自己的子女，而不能好好教育他们的子女，就会毁了他们的人生；但如果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并很好地去承担，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成长。路德坚信，孩子们如果内心能健康成长，即使最终肉身死亡，恶魔也不会把孩子据为己有。没有什么可以能和正确地教育孩子相提并论，正确地教育孩子就是父母通往天堂最笔直的道路。

其次，路德也强调家长一定要在家庭中给子女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路德告诫家

^①《十诫》，是《圣经》记载的上帝（天主）借由以色列的先知和各个部族首领摩西（梅瑟）向以色列民族颁布的十条规定。犹太人奉之为生活的准则，也是最初的法律条文。

^②《以弗所书》是公元62至64年之间，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所写的书信，由推基古送去的，与歌罗西书、腓利门书同一时期。该书主题是教会—基督的奥秘，基督的身体，作基督的丰满，成为神的丰满。

^③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18.

长，不要小看自己的子女，也不要侮辱他们，要给自己的子女做一个好的表率，为子女负责。因为“父母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将孩子作为礼物赐给了他们；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于子女有着重大的责任，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上帝的角色，孩子们在父母身上所感受到的，会将此认为是上帝的旨意。”^①路德相信家长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家长在自己言行上一定要做好示范，否则就会导致孩子走上歧途。“有些人在言行上给孩子树立了坏榜样，毁了他们的孩子……当他们的儿子争抢好斗时，有些人会感到高兴，而且愿意他们的孩子去战斗，好像对他们来说，肆无忌惮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是当他们的儿子在残暴的战斗时一命呜呼，当他们为自己儿子的早逝哀悼时，他们最终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沉重的代价。年轻人容易产生恶念和愤怒，因此父母不应该用言行来激励他们。孩子既听见父母羞辱的言语和赌咒，除了羞辱的言语和赌咒，还能学什么呢？”^②

除此之外，路德还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应该包含一些基督教的入门教育，至少要包括《大教理问答》的前三部分，以及《小教理问答》附录中所载的早晚及进餐时的祷告。他在《大教理问答》的简短序言中说：“每个家庭的父亲都有义务每周至少检查一次他的孩子和仆人，并确定他们知道或学会了什么，如果他们不熟悉，就要让他们忠实地执行。”^③在他的桌边谈，以及在他的著作和讲道中，他也强调学习《教理问答》的重要性，因为它囊括了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并特别指出，通过勤奋和适当地教导、背诵和在家进行考试会带来美好结果。

另一边，路德也意识到孩子们只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不论是宗教知识方面还是世俗知识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资质好的教师和条件好的学校是必要的。就如同前文提到的，路德认为绝大多数父母都不够格，也不明白应该怎样正确抚养和教育孩子。因为他们除了学会养活自己的身体需要外，什么也没学会。

总的来说，因为路德自身童年的经历，所以他特别注重儿童在家庭中所受的教导。他不断地向家长们呼吁要进行正确且适合孩子的家庭教育，这不仅是为自己的子女的人生负责，也是为自己作为父母这一身份而负责。

3.3 职业教育思想

3.3.1 理论基础——“两个王国”和“天职观”

路德的职业教育思想与他的“两个王国”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在路德宗的经典中，认为神给人们设定了两个注定生活的王国，即信仰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在信仰的王

^①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14.

^②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125.

^③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18.

国中，基督教徒享有自由，信仰世界的政府以他们心中的敬拜为基础；在现实王国里，剑是作为权势的符号，但在这个社会里，因为人类的道德沦丧和邪恶思想，需要用剑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剑是必要的。这两个王国的统治权力并无高低之别，它们在自己的领土上都是一视同仁的，并且都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两个王国”的学说，使服从有了正当的信仰根据，奠定了秩序至上的心理基础。这种秩序感映射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也就渐渐产生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平等意识。一般人们都相信，阶级与阶级的区别是不可避免的，且也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性质和地位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比如，马丁·路德认为鞋匠的工作和传教士的工作有着同样的意义，鞋靴便是鞋匠的职业作品，最终目的都是为上帝服务。因此，不论是受了圣职的主教、牧师，还是鞋匠、工匠或农民，这些职业之间只是工作内容不同，没有贵贱和高低之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职业来表示对神的感激与敬畏。在路德的诠释下，一切的专业都被赋予了一种神性的宗教光彩。马克思·韦伯认为，正是马丁·路德新教中的职业伦理，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①

同时，路德的“天职观”也对他的职业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1522年，马丁·路德在《论俗世的权力》中提到：“每个人都应从事于自己的天职（Beruf）。”^②每一位信徒所肩负的使命都不尽相同，他们分散在世俗世界的各处，发挥着巨大的功能。每个行业都是神圣化的，它们应当互相帮助，为社区造福。“天职”观念将“神的呼唤”从中古时期的基督徒们的整体意识还原为基督教初期的个体本身，同时摒弃了基督教对世俗职业的蔑视，而神通过给予每个基督徒在世俗中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相互效劳，延续神对世界的精妙创造。“天职”包含了世俗性、神圣性、平等性，而且它不仅局限于某一项工作，人类的所有的职业和责任，都是由神所赐予的。因此，任何一种工作都是公平的，并且都受到神的眷顾。

3.3.2 从理论基础到职业教育

有了“两个王国”“天职观”的思想基础，路德就十分重视对孩子职业技能的培养。他在《有责任送儿童入学》中就提到“在上帝面前任何事物都有其地位、价值和荣誉……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法官和拙劣的作者对自己有那么高的评价，以致他们鄙视或嘲弄其他职业，如像敲诈的教士和教皇统治下的其他信徒迄今所做的那样。我们应当及时地赞扬所有上帝任命的职业和工作，而不要为了一个而鄙视其他。”^③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路德提倡所有职业平等，每一个职业都是在为上帝服务，而为了维

^①Zabeck. J., *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 und ihrer Theorie*, Paderborn: Eusl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2009, 7.

^②Martin Luther, *Luther Deutsch VII*, Gi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1, 25.

^③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63.

持世间所有的职业都人去（并且是有能力的人才），以及两个王国能良好运作，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教育。“至于说到一般有知识的人，成为矿工、商人和手艺人在这儿呢？三年后，当开始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受教育的人呢？那只有让国王变成法官，王子变成大臣，大法官和贵族变成秘书，以及让市长变成教堂司事了……在10年内无数的部门将需要众多有学问的人，而我们只有少数接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给他们。”^①从这之中，我们不难看出路德认为不论什么职业都是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来从事，这样国家才能正常且高效运转。路德还强调了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去接受职业教育培训，“上帝认为，你若不带领你的孩子去做卓越的和神圣的事，而只强调他们的食欲和贪婪，只教他满足食欲，好比一只猪永远用它的鼻子放在污秽中找东西吃，而不带领他们去做这种有价值的事，那将是一种耻辱的打算。你要不是无感觉的畜生，就是不爱你的孩子。”^②

而对于如何实行职业教育，路德在《代表基督教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中建议孩子们每天要花1到2个小时上学，剩下时间可在家里工作，学习手艺或其它自己喜爱的工作，使学习与工作有机地结合。同时路德也没有忽略对于女孩的培养，他认为女孩子们也可以用一个钟点的时间在学校学习，其余时间在家工作。总之，不要让儿童将时间浪费在玩耍、睡懒觉上。而是让他们去接受教育、去学习技能，为之后做好准备。

在路德职业教育的思想中，他的“两个王国”和“天职观”深深地影响了德意志的工作观和职业观。

3.4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特点

3.4.1 双重性

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不论是从目的上来说，还是从形成时间上来说，实际上都是为了他的宗教思想“两个王国”“因信称义”而服务的。所以这也使他的世俗教育目的有着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性质。就如在前文马丁·路德职业教育思想提到的那样，路德认为对于年轻一代的教育是为了两个王国：信仰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教育年轻人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能和上帝进行直接沟通，从内心虔诚信仰上帝；同时也是为了世俗社会能够维持正常的秩序，为了国家和城市能够繁荣。

路德在其《关于送孩子上学的布道》中指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心灵得到救赎，凡世间之事皆属过眼烟云，唯有心灵之永恒才是人生之终极目标。他相信，只有受过

^①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61.

^②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59.

了良好的教育，人才能达到极乐世界的境界。看似他的思想还是围绕着宗教展开的，但是其教育观念与中古时代的宗教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首先，路德所倡导的“因信称义”让上帝和信徒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信徒通过独立阅读《圣经》来得到拯救和指引，这样就将许多基督徒从中世纪愚昧的宗教教育中解放了出来。路德也重申了世俗世界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人们要通过教育来培育世俗世界的人才。“假如人们不教育其子女，那么国家法令就无法维持了，因为公民职务比教士职务更需要智慧，更需要最聪明的儿童。因为教会的工作在圣灵，但在公民政府，人们必须用理智来教导（这就是人类法律的来源），因为上帝置世俗政府和物质的国家于理智之下，而不把传授圣灵作为目的。”^①其次，他的“因信称义”的宗教平等思想也映射到教育中，他认为普通人的孩子会统治世界，不论是精神世界还是世俗世界，最终世俗的和精神的政府都在普通人和他们孩子手中，所以更需要将孩子送去接受教育，以便于之后能更好的维持政府的运转。并且路德认为学校和教育应由世俗政府来主持开展，由市政府掌握教育的主导权。

此外，路德在其《代表基督教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中，明确地指出了宗教化和世俗化二重教育目的观，不仅强调了教育要为普及新教教义服务，培育真基督徒，让人虔信基督，这样心灵才有拯救；还将重点放在了教育在现实政权中的影响、社会与个人的作用等方面，培养出有才华、有才干的领导者，培养出有文明、正直的公民，以此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路德认为教育是：“为求得男性能够善于治理国家，女性能够善于养育子女、照料家庭与治理家务。城市及民族国家之最大福祉乃是在拥有天赋、智慧、正直及有文化素质之国民，能够维持、保存及运用各项财富及长处。”^②

路德这样宗教与世俗兼顾的教育目的虽然主要是为了宗教改革能顺利传播和维持，但他也注意到了教育对世俗政府及世俗权利在教育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的世俗作用，并且在教育课程中加入了自然科学。虽然教育从性质上来看仍然具有宗教性，但是它已经被一个更为普遍的、非教皇的政府所掌控，而且有着更为广阔的世俗目标。并且，路德呼吁市官和家长们要注意对子女的教育，促使了教育权逐渐向世俗势力靠拢，成为现代教育的开端。

3.4.2 强制性

关于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强制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即孩子为什么必须要接受教育、家长为什么必须要送孩子入学、世俗政府为什么必须要建立公共

^①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60.

^②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合编.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85.

学校去理解。

首先，为什么孩子必须要接受教育。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人人皆僧侣”认为只要人有信仰，就可以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直接沟通得到上帝的指引，而不再通过教会和神职人员作为中介。实现这一想法就需要人人要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在路德看来最有效的培养青年人阅读能力的方式就是学校教育。另一边，“人人皆僧侣”的思想中也蕴含着平等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接受教育。路德呼吁每个儿童，不论性别和等级，都应该接受教育。他又指出德国政府是以罗马帝国法为基础的，如果不坚持用这些法律的话，国家将会无法维持。并且法律还可以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家人和其它所有物，而有效维持法律的方式只有通过知识和书籍，所以为了让政府能正常运作，人们就必须通过学习，来懂得帝国的法律和智慧结晶。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送孩子入学的原因。

其次，家长层面的为什么一定要送子女入学。第一，路德认为父母必须要让子女去接受教育。这不仅是在精神世界上，也是在世俗世界的要求。他认为父母不让孩子去学习，不去关心世俗政府的法律和和平等等，这个人就是一个残暴者，一个“魔鬼”。那么你失去自己的妻儿、财产等等也都是自作自受。并且，作为父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是本性使然，根本不用旁人来唤醒。路德还说，如果一个人有了所有的美德和善行，但唯独没有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那他的这些美德也没有什么用处。另一边，路德也从信仰层面解释了为什么父母要让孩子接受教育。这是因为“在上帝眼中，忽视子女的教育是最应接受惩罚的罪过。”^①年轻一代是“帝国的使者、皇帝的传道士、世俗和平的基石”而上帝也正注视着这些年轻一代，上帝将孩子赐予父母，而父母应该通过将孩子奉献出来为上帝服务这一方式报答上帝。只有教育好了子女，他们才是在诚恳地回报上帝的恩典。第二，为什么一定要父母送孩子进入学校学习而不是自己单独教育子女，路德在《代表基督教学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中阐述了3个理由。第一是因为有的父母本就缺乏虔敬和正直，不愿去教育子女；第二是因为大多数父母不具备教育子女的能力，没法为子女提供合适的教育；第三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教育子女，而很多家庭也没法负担私人教师的费用，此外还有一些因为贫困和失去双亲等原因无法接受教育的情况。这就使学校成为必要，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更多，更广地为儿童提供恰当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将来的人才。

最后，从市政当局方面，让年轻一代接受教育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人们把市民的幸福、尊荣和生命交托在他们手中，如果他们不是日夜不停地竭尽全力谋求市民的幸福和市政的改善，他们在上帝面前就要负失职之咎……城市最大的幸福、安全和权力乃在于有才能、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②路德主张世俗政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4.

^②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6.

府应该强迫人们送他们的子女进入学校，他在《关于送孩子上学的布道》中有这样的描述，“假如政府能强迫身强力健的人去保卫城市，那为什么不能强迫人们送孩去上学呢？”^①

基于以上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在路德的思想中，由于世俗政权是由上帝的意愿来建立的，那么市政当局对于市民的精神和世俗事物就都负有责任，一是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建设人们的精神世界，二是需要通过教育培养能够维系世俗政府正常运转的人才，这也是马丁·路德世俗教育的强制性所在。

^①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68.

4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实践活动

马丁·路德作为教育改革家不仅提出了许多世俗教育的理念，同时他也有着许多有关教育系统和教育方式的构想，并且他也为此付诸实践。

4.1 翻译《圣经》与世俗教育

在马丁·路德构想的世俗教育系统中，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路德都认为《圣经》是重要的基础。在学校中，他认为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为《圣经》；在家庭中，他要求父母也应根据《圣经》中的指引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可以说路德的《圣经》是他世俗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首先，路德为了《圣经》能够被更多的德意志人民所阅读，他将《圣经》翻译为德语，使它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阅读范围最广泛的书籍。马丁·路德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也有义务让自己读《圣经》。但由于《圣经》原文为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所以并不是所有世俗群众都能阅读得懂的。于是为了能让更多人能阅读《圣经》，以此与上帝进行沟通，所以路德用通俗且简明的本民族语言——德语来翻译《圣经》，他以德文取代了拉丁文等生涩难懂的语言，用自己的本土语言讲道。路德经常推敲一个词汇很长时间，会询问周围的人怎样翻译更合适。1534年整本德文《圣经》出版。虽然在路德翻译之前已经有一些德文翻译版本的《圣经》，但它们并没有得到教会的承认，并且不论是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神职人员中都没有得到广泛地传播。马丁·路德虽然精通原文，但翻译工作不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他在几个能干而忠实的助手的帮助下，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他一贯的惊人独立性，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翻译成可读易懂的德语，并创作了一部与以前并不完美，而且或多或少难以阅读的拉丁文译本形成鲜明对比的作品。他的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能让当时的民众能理解圣经的本意。他翻译的《圣经》立即成为当时最受欢迎和最广泛阅读的书。自从《圣经》被译为德语以后，德国民族的团结就有了一个基本的精神根基，在这片分裂的大陆上，德语的出现使他们有了共同的文字，就像著名的哲学家海烈所说的那样，马丁·路德使灵魂有了身体、有了思想、有了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马丁·路德创造了德语。

其次，尽管他的译本并不是第一个德译版本，但他是第一个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为基础去翻译的，这就使他的德语《圣经》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本书籍。路德先后翻译了《新约》和《旧约》，之后也在许多学者的协助下于1542年完成了对译文的修订。哈特曼·格里萨尔^①称赞路德翻译的《圣经》：“在路德教中，《圣经》

^①哈特曼·格里萨尔（Hartmann Grisar）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教会史教授、耶稣会士格里萨尔，于1911-1912

的新高地德语不仅进入了受过教育的教会圈子，而且还深入到了普通民众中，传教士在他们的车里孜孜不倦地享用着新形式的文本；学校里的老师和孩子们也很熟悉这样的语言。没有比这更有力的手段来推动新高地德语的发展了。一个世纪之后，在路德的影响下，新高地德语成为教会和学校的语言，而南部德语和低地德语方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地位。”^①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路德版德语《圣经》的问世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宗教层面的，还渗透进了世俗教育方面。它使世俗学校有了新的官方语言，使德意志民族团结在一起。

马丁·路德对基督教的《圣经》的译介，是对教会的一种挑战。在以前中世纪的教堂里，“神圣”是一种主流观念。同时也显露出了教会的独裁，因为人们对《圣经》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只有听从那些有权威的解说。德语《圣经》的译介不但对德国国家统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德语的发展，而且对德语世界里的基督教人士的《圣经》的权威性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圣经》又被译为其他国家的文字，这些文字也有着相同的深刻意义。

4.2 推动教育结构和课程的改革

路德构想的新教育制度是一种国家学校教育，它包括普通教育、拉丁学校以及大学三阶段教育。

首先是普通教育，也是平民教育。路德认为不论是教会还是国家的基础都是接受过教育的人，路德主张当儿童成长到一定的年龄，就应将其送入由国家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即义务教育机构。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在路德看来绝大多数的父母是没有意识也没有时间对子女进行正确教导的。儿童们在此类的平民学校中所学习的到知识可以适用于他们之后会从事的各种职业的基本要求。

其次，拉丁学校和大学。他主张从普通教育的学生中，选拔有培养资质潜力和有才华的优秀者，让他们进入拉丁学校继续深造，之后更加优秀的学生则进入大学学习，以此培养更加高层次的人才。路德对当时的修道院和学校的教育非常痛恨，他坚信“在这些机构的那种可耻的、罪恶的生活中，我们的美好青年为此可悲地受到沾染和腐化……我宁愿我们的下一代无知，也不愿把大学和修道院变成他们唯一接受教育的地方。”^②

另一边，路德认为女性和男性都应当接受一定的教育。“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家庭事物的适当管理，也还是需要才能、受过良好训练的男人和女人的。这样的男人只能从男孩中得来，这样的女人也只能从女孩中得来，因此，给男女孩童以适

年出版了多卷本的路德研究。

^①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146.

^②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2.

当教育和抚养就是必要地了。”^①所以路德一再敦促为女孩也要设立学校，并且要为她们开设除宗教教育之外的阅读和写作等课程。在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的信》中，他就提到“最重要的是，在各种学校里，最主要和最普遍的课程应该是《圣经》，年轻男孩最主要的应该是福音书；另外，希望每一个城镇都能有女子学校，女孩们可以在那里每天学习一小时的福音书，不论是德文还是拉丁文。”^②

关于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习什么样的课程。路德认为在所有学习中，语言艺术是最基本的，所以学生必须学习语法和语言，因为“同教父的释义比较起来，语言有如旭日东升，照亮了一切黑暗之处。”^③路德认为之前的教育就是因为不重视语言的学习，导致大多数人，甚至连很多神父都没有必要的语文知识，所以才会经常误解《圣经》的内容。德意志人的信仰之所以蒙受羞辱的原因就是对于语言的愚昧无知，而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学习语言。路德同时也相信学生是有必要进行写作训练的，在路德看来，写作是一种需要运用到全身的行为，因此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路德对历史这门学科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历史学家最为有益，更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又给了他们更大的荣耀，称赞与感激是远远不够的。”他觉得，“一个有着像狮子一样强壮的心的男人，不会怕把实情说出来。”^④路德相信，史家都是不怕权力，敢于揭示事实的人，也是最优秀的老师，因此历史是一门很有价值的课。他还呼吁世俗领导主要关心时代的历史，并要把自己王国的历史记录并保存下来。路德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例子，一个关于神和人之间奇妙的交流，一个关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源泉。也就是说，“历史就是记忆，就是纪念碑，说明神是怎样维持、支配和激励、惩罚与尊重人类，因各人有善和坏。总之历史即生命，即生活中的一环。”^⑤总之，历史即生活，亦即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世俗当中的每个人都要学会的。

同时，路德在科学方面也是极为推崇的。他常常被神在大自然中所创造的神奇之处所震慑，并且进行仔细观察，他认为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会注意到上帝为这个世界创造的花鸟鱼虫，会感谢上帝创造了如此美好的自然。路德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表现出了惊叹，他也高度赞扬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到了自己的教学之中，从而为其提供了一个独立发展的场所。

在路德所倡导的新教教育的教学大纲中，除了关于文本知识的学习，也有关于其他素质的培养。比如路德十分重视师生的体育活动和其他休闲活动。从奥格斯堡的一次路德教派的告解大会结束后，梅兰希顿一直沉浸于创作中，即使是在吃饭时，他也一直在创作。路德给他的信中说：“上帝认为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尊重，通过休息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85.

^②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139.

^③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82.

^④Lawrence Raymond Andersen, *Luther's Life and His Influence on Education*,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16:34.

^⑤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53.

和娱乐也会获得荣誉。”^①他本人并未遗忘这个道理，时常鼓励他的弟子运动。孩子们常常在古堡前面的大院子里玩球、练剑术、到易北河里去游水。他们还会到易北公园里去玩。他说：“人们应该进行体操练习。音乐和体操是最令我高兴和自在的两项活动。”^②从这可以看出，路德对于运动的看重。

除了体育，路德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如音乐、戏剧和舞蹈等。他要求在每一所学院都要讲授音乐，同时也要求各邦和市政委员会为其教堂留用优秀的管风琴手。路德评论道：“我们把音乐留到了学校里，这就对了，青年应在这门艺术上不断研究和使用的；因为音乐将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出色的人。”^③戏剧和辩论等也很值得学生去尝试。路德提倡通过游戏、辩论，甚至是戏剧来鼓励学生的自我能动性。路德赞成世俗戏剧的教育意义，他认为这些的教育价值对人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戏剧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每周路德都要进行辩论，因为他认为这不仅考验学生的智慧，还锻炼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和演讲能力，并且还能引导他以更大的兴趣和努力去研究辩论的主题。当然，路德希望辩论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寻找真理，并在这种探索中去激励学生，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荣誉。

1525年，路德奉曼斯菲尔公爵的命令，在家乡，即艾斯莱本，先后创办过2所学校，1所小学，1所中学。无论是学校的课程，还是教学的方法，这两所学校都是别校的楷模。1528年的“萨克森学校计划”最初由梅兰希顿准备，之后由路德修订，这个计划注意到了很多学校的细节，在颁布之后被广泛采用。在这几年之后，德国的新教学校数量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虽然这些学校还不够完美，但已经远超前于之前的学校质量。

我们从路德对于学校课程开设的构想中，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视，在强调宗教教育的同时，增加了许多世俗性的教学内容，并且注重全面培养学生，这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改变。他坚持认为学生在学校接受语言、历史、自然科学和其他艺术课程的学习，会让他们了解世界上的大事小事。并且通过这种学习，学生在短时间内就像拥有了一面镜子一样，对于整个世界的的生活、事业、成败和自己的性格都可以借由这面镜子做出调整。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能明智地避开一些挫折，还能指导别人。

4.3 提倡重视教师职业

路德很尊敬老师。他相信，唯有靠着教学，德意志的前途才能一片灿烂，而不会再次陷入一片漆黑。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教学的发展，而老师又是整个民族最重要

^①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56.

^②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198-201.

^③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54-55.

的一环，所以他坚信，老师是最伟大、最美好、最有用的职业。

路德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异教徒，想要国家繁荣昌盛也离不开学校和老师。”^①他认为世间最高尚的美德就是教育年轻一代，“假如我抛弃了虔诚，也抛弃了自己的其他责任，我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名教师，因为我明白，教师位置最有帮助，主要是……但小树，尽管它长大后断裂，但其可塑且易于培育。所以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就是忠诚地去教他人的子女。”^②在其讲道中，显示了教师对教育的意义，不仅使当时人过去对待教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还引起教师观转变。路德还呼吁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他在《关于送孩子上学的布道》中提到：“我们的宣讲者、法学家和医生都来自学习。简言之，勤劳且虔诚的教师，他们热心地训练和教育儿童，他们没有得到充足的报酬。没有钱给他们，像异教的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件事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引起重视，好像没事儿一样，可是我们还自称为基督徒！”^③老师为教育孩子所投入的努力与心血是无法用语言形容，无法用货币来计算的。正如前文中所说，许多家长无法为自己的孩子们带来更高素质的教育，而许多家长又没有认识到这种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老师这一行业就显得尤为重要，培养一批优秀的新一代老师，对于民族和社会来说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又因为许多的家长付不起请私人家教的钱，因此国家必须实行义务教育。为了有效实施强迫义务教育，就应该培养大量优秀教师，要尊师重教，这样国家才不会蒙受人才缺少的损失。而人才的培养就需要教师的引导，教师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对于教师应具备的资质，路德提倡合格的教师应具有才高行洁的品质。他提到自己年轻时流行的一句谚语“误人子弟与对于妇女行凶同罪”^④。在路德看来，无视和玷污永恒的心灵是目前没有人意识而且永远难以赎的罪。对于当时的一些修道院和大教堂学校的教师，他评价他们是“杀害儿童的凶手”。所以路德认为，一位优秀的老师应该是才高行洁的。在学问方面，路德主张老师要有广博的学问，既要精通语文，又要精通历史；在强调语文与历史的同时，路德也要求孩子们接受声乐、器乐与数理知识；所以一位称职的老师应该是多才多艺的。在教学方法上，老师应该以温和、亲切的方式对待孩子，特别是对待具有高度可塑能力的孩子。路德相信，孩子们天生就有探求学问、喜爱游戏等兴趣。我们不能抑制他们的这些兴趣，而是要用一切适当的方式来使它得到满足，也就是尽力地去培养他们。老师应该熟知幼儿的身体、心理、性格发展的特征，对幼儿要有一种亲切感。要爱学生，与他们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这样可以为他们的教育与教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路德也强调了这种关爱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溺爱，教师要用严慈相济的方法，就像“在皮鞭的边上要有一个苹果”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6.

^②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67.

^③路德.《我们有责任送儿童入学》[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67.

^④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74.

一样。在教学手段方面，注重使用形象化的教学手段。例如路德在编写《教理问答》和翻译《圣经》等，都附有大量的图片，让孩子们可以更好地直观了解知识。

另一边，路德也很重视师资的培养，他提议有潜质成为优秀教师的学生，应该多在学校呆一段时间，或者将他们挑选出来进行专门地培训。路德通过自己在学校里的苦难和他在教学上的才能，阐述了他心目中“称职的老师”的概念。路德的教学思想固然是出于巩固与促进神学的目的，但是路德并没有否定或排除其在一般教学中的运用。

在关于老师的问题上，路德的观点具有预见性，超越了当时对老师的看法。国家政府十分关注教育，大力提升师资力量并培养大批优秀的师资力量，这是宝贵的人力资本也是财富。路德所提倡的教师应具备的多种素质，如精通语言、历史和文艺等，体现出教师这个职业不断进化的思想。当然，作为一名老师，最基础的素质就是学问，但是，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更需要有一个良好且健全的性格，因为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承者，更是一个心灵的传播者。

4.4 呼吁建立图书馆

路德非常重视在德国各邦国中建立图书馆，“因为如果要把福音知识和各种学问保存起来，就必须将这些知识记载在书本中。”^①这不仅是为了市政当局，也是为了不让上帝恩赐的知识消散，让艺术和语言可以得到良好保存。在路德看来，好的学校、教育系统和好的图书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路德在《代表基督教学校向德意志所有城市的议员的信》中提到，世界上许多闻名的国家对于建设图书馆都是非常上心的，他列举了以色列的摩西最先开始建设图书馆。之后约书亚、撒母耳等人不断地坚持这一事情，所以才有了《旧约圣经》的保存。路德还批判了以前德意志地区由教会和修道院建立的图书馆，批评他们在人力和物力都充足的情况下，还不重视建设图书馆，收藏了许多毫无意义且有害的书籍，导致“人们就像从城垣的废墟中搜寻珍宝”^②那样学习知识。而德意志人也因此受到了惩罚——被旧的传道士、神父和僧侣们所误导，让人们越来越盲目和愚蠢，好似“笨驴”一般。学生在学校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却没有收获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就是因为“没有努力创造图书馆，反而让好书被毁掉，让坏书流传下来。”^③

对于图书馆应该收藏什么样的书籍，路德认为没有必要将所有书都收藏起来，只需要挑选有用的书籍保存。“首先，图书馆应当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德语和其他语种的《圣经》，还要有最好和最原始的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的注释。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89.

^②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90.

^③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90.

其次，对学习语文有用的书籍，如诗歌、宣讲录等，不问其是异教还是基督教，是希腊语还是拉丁语都应收藏，因为学习语法必须从此类书着手。然后，还应收藏关于论述各种艺术和科学的书籍。最后关于法学和医学的书籍也应收藏，但需要严格区别。”

^①从路德所提倡的收藏书籍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语言、艺术和自然科学的重视。而这些都是属于世俗性的内容，为教育注入了世俗世界的成分，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并且路德认为编年史和历史书也是需要被重视的，他认识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正是因为之前没有重视将德国的历史记录下来，才导致别国人认为德国人是只知打仗和吃喝的禽兽。

4.5 改革威登堡大学

路德在出版了《九十五条论纲》以后，很快就意识到了对大学进行的改造的必要性。1518年，他从海德堡的争论回来以后，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诚心诚意地认为，除非是教规法和教令集、经院神学与哲学、逻辑彻底铲除了它存在的现状，并用其它学科代替，不然教会改革就无法进行。”两年之后，他撰写了《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的信》，文章中写道：“大学还需进行良好和彻底的改革。我不得不说这一点，不管会影响到谁。”^②因此，他开始对自己的学校进行改造，即威登堡大学。路德在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方法进行了革新，并以修辞学，文法，古代语文，以及最重要的《圣经》来取代他的辩证法、论辩技巧和教学规范。路德相信，他应该从改造神学开始。在这一点上，菲利普·梅兰希顿对路德有很大的协助，他于1518年来到这里。最终，在1533年至1534年之间，在路德、梅兰希顿及其同僚的辛勤工作下，人文与宗教的和谐共存，并采纳了多种制定法律。经过这些变革，威登堡大学的入学人数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路德在德国的高等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正面的。

^①路德.《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A].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690.

^②James M. Kittelson, *Luther the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Luther and Learning*, London and Toronto, 1985, 96.

5 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影响

作为教育改革家的马丁·路德，他的世俗教育思想囊括了提倡义务教育、重视家庭教育以及一系列的课程设置等，并且他翻译了《圣经》，还在故乡艾斯莱本建立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我们在分析归纳了他的世俗教育思想之后，可以说马丁·路德作为一名教育改革家的影响在16世纪的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正如一位著名的德国教育家所说的：“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路德的教育思想，并将它们都付诸实践，那会是一幅来自16世纪辉煌的画卷！”^①

5.1 启发德意志教育家改革

尽管通过对马丁·路德世俗教育思想进行分析与概括，我们可以发现路德这位教育改革家所做出的贡献不可低估，并且他的影响是远远超出那个年代的，但是，由于路德在思想上自身的矛盾性和他人生前后期两方面的微妙变化，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造成过不少矛盾和争斗，比如在德国农民起义的时候，路德就将注意转移到了高等教育，不再强调普及大众的义务教育。所以伊拉斯谟会说：“凡是马丁·路德得势的地方，文学与学术事业就完蛋了！”^②事实上，将马丁·路德的世俗教育思想一直坚持并运用到实践的是他的好友，也是路德宗的教育改革家——梅兰希顿。

梅兰希顿所倡导的新教机构，其核心理念就是要使新教的学说和人文精神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下得到完美的统一。梅兰希顿非常热衷于教学，1521-1526年，他在马德堡与艾斯莱本两个地方开设了一所新的语法学院。1528年，他又在萨克森大公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份《萨克森学制计划》，并由路德修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份计划为新学校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并且该方案还成为了16世纪的首项教育法律。《萨克森学制计划》中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认为应该将所有学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学生接受读写的课程，第二层的学生在学会了读写之后学习文法，最后第三层学生可以开始学习韵律学、逻辑学和修辞学等，以便于他们能理解别人的作品，并且在之后自己也能进行写作。由于这个学制把所有的学校和所有的职责都交给了世俗政府，把所有的学校都从教堂里解放出来，并且把孩子们都送到了那里去，因此儿童必须上学这个原则成为了萨克森的公共教育的基础。

而在这段时间里，梅兰希顿对新的学院制度、新的学院以及老的学院都做出了很大程度上的努力，它们都是在梅兰希顿的指导下成立的。比方说，这些学校是根据新教的原则建造的，梅兰希顿也为拉丁语和希腊语言的语法和修辞、逻辑、心理学、伦

^①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53.

^②弗里德里希·包尔生. 滕大春, 滕大生译. 德意志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9, 36.

理和神学等方面提供了一套在之后沿用了几百年的教材。此外，他还对大学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变革。在他参与的这段时期里，他创设了许多新的教学专业，以适应当时德意志对大学的需要，并且涵盖了许多不同的学科。1530年前后，威登堡大学在新教中已是举足轻重的学校，梅兰希顿更是所有学问的中心，不但教授拉丁文与希腊文的经典著作，以及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作者的经典著作，还教授与其他学科相关的哲理，包括天文与历史。在之后，这些学校已经渐渐脱离了世俗，成为了政府的一部分，高校的教育目的已经转变为对宗教与国家都有好处的教育。并且这时期教师的薪水也由教会发放转向了由城市发放，而且教授们的学术研究也不再和以前一样受限于教会，可以开始更加专业的学术化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梅兰希顿在实际工作上的贡献要远远超过路德，在某些地方，他还把路德的理论应用到了实际工作中。所以梅兰希顿也被称为使“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人的伟大导师。”^①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路德在这些实践上的巨大影响。因为路德不只在思想方面引领了当时教育领域的开创性发展，并且在很多实践上还指导和参加了绝大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发起在威登堡大学的改革，没有路德世俗教育思想的指导，这之后的所有教育改革都有可能不发生，或不会在那个时间里发生。

5.2 推动德意志世俗化教育改革

5.2.1 革新德意志教育结构

路德所提倡的教育与新教紧密结合的特点，对于德国的教育有着深刻的意义。在德国的教育中，路德作为第一人而提出的宗教教育课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路德通过对教区教会进行系统化的音乐教学，不但为教会培养出一批既懂音乐，又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牧师，同时也为普通大众的音乐素质提升开辟了一条可行的道路。由于路德宗对音乐的关注，在德国的学校里，也就出现了一种流行的“乐道”。而他所建议的将体育列入到学校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中，这不但将它作为了一项主要的科目，还表明了它在对青年的道德人格和宗教的培育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这其中所包含的对体育的关注，也是后来德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将其推广到了公立学校，使其成为一种合法的教育方式。

路德确立的基础教学原则、基督教原则和人文传统结合于其的特点，对德意志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自马丁·路德时期开始，德国就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教育系统，不仅将教育系统分为初、中、高等教育三个层次，而且还逐渐形成了对师

^①弗里德里希·包尔生. 滕大春, 滕大生译. 德意志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9, 40.

资队伍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师资队伍。基于路德的教育理念的公立学校模型是德意志最早出现的一种学校模型。马丁·路德的“世俗化”的教育观，无论从其舆论上，还是从其实践机制上，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义务教育的普及。在中古时代，接受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所有的学校都以满足僧侣需求为前提。路德关于教育公平的主张和实践，使学校的教学真正走向了社会。路德在倡导建立强制的公立学校的同时，也对德意志全体学龄孩子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其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再也不限于少数人。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人在这场战争失败了，他们认为这场战役的胜利者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民取得胜利”，这场战役的胜者普鲁士，他们胜利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把教育普及到大众当中，并使其成为世俗社会的产物。此外，路德所倡导的教育方法，如寓教于乐、直观性原则和反对体罚等，都有利于培养人的思想和激发人的创造力，并对后来的启蒙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卡尔·霍尔的《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中评价道：“没有这种教育，德国在启蒙运动中取得的广泛进步将是不可思议的。”^①

而路德时期女子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中世纪女性在修道院生活期间就能受到教育，但是她们所能接触到的知识范围很小，而且，就像前面所说的，能够被允许去修道院学习的女性很少。而路德主张女子同样也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如建立普遍学校，甚至男女同校，这更是在女子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此外，后来德国实行的双轨制教育，其实在路德时期这种思想就初见端倪。马丁·路德的“天职观”思想对德意志人的“尊重劳动，热爱职业”的教育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尊重工作、尊重所有职业的思潮推动了德国双轨制教育兴起和发展，成为其繁荣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

5.2.2 推动德意志教育世俗化

宗教改革中影响最大且意义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世俗政府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对学校的控制，而学校也越来越不受个人或宗教的支配。在国家的控制下，公立学校可以是普及和免费的，而且是靠政府财政资助的。欧洲的专制国家在宗教改革时期转向了国家管理教育。但是，这种转变与民主政府的转变是不能相混为一谈的，因为民主教育是在那些世俗政府自己成为了一个民主主义者以后才产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教育的兴起为民主化的教育提供了条件。

从中世纪开始，教会对教育实行了独占。其主要课程为“七艺”，即拉丁语与文学基础知识，修辞与逻辑，以及乐曲等，并以此为基础研读基督教的各类经书。简而言之，就其所教授的课程而言，其目标显然是为宗教而设的。新教在教化上所追求的

^①李平晔.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90.

目标，与原先天主教所追求的教化目标有着显著区别：一是为了使人民能够在宗教中获得拯救；二是以教育为主，以培育有知识有才能的、能够为国家政治效劳的人才。这一目标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民族国家兴起时世俗的客观需要，在一个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对世俗化的实际需要，体现出由中世纪教会教育到近代国家教育转型与变革。^①

在宗教变革中，实施政府治理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信仰。由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作用，德意志的教堂和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堂实际上已经成为民间行政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宗教变革的领导者一般都是由政府指派的。因此，受马丁·路德及其好友梅兰希顿等人的启发，民众期望并呼吁其掌权者重视教育，运用其权力对教育进行改造。通过对梅兰希顿等人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些德意志的城邦和自由市已经制定了关于管理学生的民事法规。由此，马丁·路德的强制义务教育和国家管理教育思想在德意志诸邦国中得到了实践。

普鲁士王国于1525年开始接受路德教，成为世界上最早接受路德教的一个王国。自那以后，约阿希姆二世开始重视地方的教学，推动了教学的变革。比如1540年和1573年的初等教育已经进行了两次改良。在1540年的教会法令中，规定在城市设立拉丁学校。^②1573年，格奥尔格大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所有的选民应当让儿童上学，以接受教育。^③所涉及的学校包括拉丁学校、女子学校及乡村学校。拉丁学校主要学习拉丁文的书写和使用。同时也有普及“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办有德国女子学校。在乡村学校中，教授的内容除了新教教义之外，也有德语和音乐的课程。然而，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学校的变革与发展，使1573年的变革无法继续下去。除了普鲁士以外，德意志其它地方的教育也随着马丁·路德的理念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例如，1559-1642年间，符登堡、波美拉尼亚、不伦瑞克、萨克森、安哈尔特-贝恩堡、魏玛公国和哥达等地方的世俗君主都通过了有关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使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率先实行义务教育。马丁·路德的“世俗化”教育理念在宗教改革之后，依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鲁士王国于1763年通过《乡村学校规程》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后来普鲁士王国以政令的方式将教育部门纳入国有部门，随后，其它邦国相继跟进，将受教育的权力从教廷手里抢了回来。德意志从此成了西方第一个收回教会教育权利的民族国家。^④

总体而言，在路德教地区，宗教势力对学校进行管理和统治的速度要比英国和法国要慢得多，英法地区的国家管理的学校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①刘明翰，陈明莉. 欧洲文艺复兴史（教育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21.

^②Reinhold August Dorwart, *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 Before 176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2.

^③Thomas Alexander, *The Prussia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9, 2.

^④张可创. 德国基础教育[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9.

5.3 促进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形成

路德不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榜样，还通过他所提倡的思想对德意志人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并逐渐推动了德国国家的发展，这是实现德国一统的重要原因之一。路德自称“德国的预言家”，为了反对罗马教廷的支持者，他不得不这样大胆地称呼自己，因为他是为了他可爱的人民，为了所有的德意志人民。他的这个观点既体现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又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与行动中，更体现在德国民众身上。人们经常说，从来没有一个德国人能像马丁·路德一样被上帝创造出来。他对政治的淡漠，对音乐的狂热，对职业的崇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德国人特点，这种影响也催生了许多音乐大师。

在他看来，这种“世俗化”的教育，就是要使国民的思维与世俗化的政权目的相吻合。自从路德宗提倡普通教育并推行义务化之后，德意志的贵族们就渐渐掌握了对学校的控制权，实行了强迫义务教育，以此来培育那些对世俗的国家忠心耿耿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为他们效力。各国都想利用这一点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些国家里，最好的一个实例就是普鲁士。普鲁士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小的德意志邦国发展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其完善的教学体系。普鲁士注重对所有公民的教育，使其更了解怎样发展自己的国家，也更了解怎样维护自己的社会，同时也促进了年轻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凝聚。

而马丁·路德所创立的“天职观”更是对德意志人对待专业的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德相信一切工作都是神圣而世俗的，每个工作都是为上帝而服务。因此，他把工作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在德国，人们崇尚“工作”，这是一种与其它国家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另一方面，德语也受到了路德的深刻影响，《圣经》被译为德语，为德国民族的团结提供了必需的精神依据，在那个分裂的国家里，他们找到了一本关于大众通用的文字的书，使他们的文字变得更加一致，就像海烈所说的，路德给了精神一个肉体，给了人们思想，也给了人们一种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语就是马丁·路德创造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许夸张，但我们可以确认马丁·路德为德意志民族发明了一种通用的文字，也正是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字，使得德意志民族逐渐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之后走向了统一。也是马丁·路德建立了德语文字的基础，它平淡古朴的语言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此可见他对于德语的影响有多大。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地理、经济生活和精神品质的社会群体。由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丁·路德在这些方面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它推动了德语在德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以各种形式把德意志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下解救了出去。德意志民族能得以独立并且在之后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马丁·路德在这之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5.4 影响其他新教国家的教育

著名的新英格兰作家查斯·达德利·沃恩克（Chas Dudley Warner）在哈特福德（Hartford）的一座教堂发表的纪念马丁·路德的演说中说：“哈特福德市、康涅狄格州、美国、英国及他们遍及世界的殖民地、荷兰、德意志帝国，它们之所以有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丁·路德。”弗劳德（Froude）说：“如果没有路德，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会完全不同，也和现在完全不同。”^①由此可见路德的思想对于德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影 响程度。

路德宗所倡导的教义在宗教革命运动发生后，迅速蔓延至瑞士，对加尔文及其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尔文和路德宗的观点类似，加尔文也相信：“要确保治理国家、确保教会毫发无伤以及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友爱都离不开教育。”^②他同路德派一样主张把宗教教育放在首位，但强调同时进行世俗教育。另外，马丁·路德对后来的教育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夸美纽斯在教育观念上受到了他的影响，特别是在“全民义务教育”这一观念上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一书中对路德的教育观的评价为：“一种卓越的意见，配得上这样一个 人物。”^③

除德意志以外，路德宗的教化观念给美国带来巨大影响。美国密苏里、威斯康星、俄亥俄、爱荷华等州都有体现。17世纪信奉路德宗统治的德意志人，他们前往美洲建设新家园。路德学说和他的教学理念也随之传入美国，一个带有德国特色的教学体系开始在美国产生。1839年，撒克逊路德教堂在密苏里州建立了一个和德意志高中一样的教学模式的学院。1847年，路德教堂在密尔沃基成立了一所新教学学校。它们的前身就是德意志高中，毕竟当初创办它们的那些人，也都是从德意志中相似的学校毕业的。由此，一种带有德意志特色的教学体制在美国形成。

再加上德意志人率先进行了教学和社会的变革，所以德意志人非常地注重教学，同时也诞生了不少的教学专家和实践专家，其中就包括了赫尔巴特和巴泽多，这些人的教学方法，为整个国家的教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影响了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

^①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72.

^②博伊德·金. 滕大春译. 西方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197.

^③夸美纽斯. 傅任敢译. 大教学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56.

6 结语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不仅推行了宗教和政治变革，还积极地提出并推行相应的教育改革，实行新教教育。尽管由于当时时代的局限以及之后历史的发展导致路德没有一直坚持他所有的世俗教育思想。但这种主张教育权力平等的义务教育思想、世俗国家掌握教育主导权的构思、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以及对教育系统和课程的改革为当时的德意志乃至之后的整个欧洲国家都奠定了教育世俗化的基础，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世纪由天主教会垄断教育向近代普及性教育的转化，同时也对后世的公民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他清楚且有力地指出民众接受教育对教会和国家的根本重要性，表明教育不仅对一个人的精神福利是必要的，而且对他个人的世俗社会福利，以及所有合法和有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构也是必要的。教育不仅会影响到个人，还会给他所处的不论是精神王国还是世俗王国都带去影响。路德主张的这种将生活责任和 life 经验相结合起来的教育，指出了一条将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相联系的有效方法。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教育家能如路德那样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在他之后，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作为一名代表普罗大众的基督教徒，广泛而全面地提出实用且平衡的教育思想，并在宗教与教育紧密结合中为德意志近代意识形态打下基础，形成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

马丁·路德受他所处时代以及接受的教育的影响后，用自己的头脑创造出很多现代的教育模式来突破原有观念的束缚，无论是他的继承还是创新，都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马丁·路德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①

^①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299.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著作类

- [1] 马丁·路德. 徐庆誉, 汤庆同译. 路德选集[M]. 香港: 香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辅侨出版社, 1957. 7.
- [2] 乌里其. 徐宗林译. 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献精华[M].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73.
- [3] 曹孚, 滕大春. 外国古代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 [4] 夸美纽斯. 傅任敢译. 大教学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 [5] 博伊德·金. 滕大春译. 西方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6] 弗里德里希·鲍尔生. 滕大春, 滕大生译. 德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 [7] 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合编.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 [8] 滕大春. 外国教育史(第二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 [9] 吴元训. 中世纪教育文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 [10] 中国基督教协会. 新约全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 1989.
- [11] 李平晔.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 [12] 托马斯·马林·林赛. 刘林海, 徐洋译. 宗教改革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3] 罗伦培登. 陆中石, 古乐人译. 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3.
- [14] 威尔·杜兰. 幼狮文化公司译. 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卷(上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1.
- [15] 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16]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 马丁·路德文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
- [17] 赵祥麟. 外国教育家评传(3)[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6.
- [18] 格拉汉姆·汤姆. 张之璐译. 真理的教师: 马丁·路德和他的世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张可创. 德国基础教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 [20] 刘明翰, 陈明莉. 欧洲文艺复兴史: 教育卷[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 [21] 李明德. 西方教育思想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 [22] 张斌贤. 外国教育史[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 [23] 彭正梅. 德国教育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4] 加布里埃尔·孔佩雷. 张瑜, 王强译. 教育学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 [25] 吕西安·费弗尔. 王永环, 肖华锋译. 马丁·路德的时运[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4.
- [26] 马丁·路德. 黄保罗, 刘新利译. 路德书信集[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12.
- [27] 诸宏启, 吴国珍.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8] 埃里克·埃里克森. 舒跃育, 张继元译. 青年路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0.

学位论文类

- [1] 贺芳. 论教育改革家马丁·路德[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2.
- [2] 邓丽. 试评路德的人文主义精神[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3.
- [3] 水永强. 美国普及义务教育历史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 [4] 王新. 马丁·路德音乐价值观研究[D]. 开封: 河南大学, 2004.
- [5] 钟文芳. 西方近代初等教育特性之历史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 [6] 李颖. 教育的人性追寻[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 [7] 梁琼. 试论新教天职观对职业伦理的影响[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 [8] 高仁珠. 马丁·路德与早期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 [9] 陈莹. “职业性”: 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之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 [10] 赵倩. 宗教改革对德国文化影响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7.
- [11] 何韵萱. 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家的基础教育观及实践[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9.
- [12] 李姣阳. 欧洲近代早期体育思想研究[D].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19.
- [13] 武珂瑄. 普鲁士王国义务教育政策研究(1713-1871)[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14] 付鹏鹏. 马丁·路德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播[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2.

期刊论文类

- [1] 王德林. 试论西欧中世纪的骑士教育[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02)
- [2] 李露. 略论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5(02).
- [3] 李爱萍. 马丁·路德[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02).
- [4] 汪洋.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音乐实践[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2(03).
- [5] 张仁颖. 论马丁·路德对德国文化的影响[J]. 德国研究, 2002(02).
- [6] 林燕.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响[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1).
- [7] 张仕颖. 论马丁·路德对德国文化的影响[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01).
- [8] 张匡娟. 浅谈马丁·路德与德意志教育[J].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04(03).
- [9] 施德军. 论马丁·路德对德国人的工作观和职业观的影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 [10] 栗玲. 神学背后的教育曙光——论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J]. 天水师范学院报, 2007(04).
- [11] 毛伟霞. 马丁·路德道德教育思想初探[J]. 文教资料, 2009(09).
- [12] 瑞梅·法伯, 徐卫红. 马丁·路德论教育改革[C]. 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6)——外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 [出版者不详], 2009.
- [13] 吴越. 马丁·路德强迫义务教育理论初探[C]. 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6)——外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 [出版者不详], 2009.
- [14] 栗玲. 马丁·路德教育思想探析[J]. 新课程(教研), 2010(12).
- [15] 孔琳. 马丁·路德的教师观与教育观[J]. 文教资料, 2011(31).
- [16] 施锐. 马丁·路德与德意志启蒙文化[J]. 外语学刊, 2011(02).
- [17] 许庆如. 马丁·路德论普及义务教育[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33).
- [18] 黄梦婉. 马丁·路德: 义务教育的先驱[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3(29).
- [19] 徐舒. 浅谈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下的宗教音乐[J]. 音乐时空, 2013(16).
- [20] 邢来顺, 李富森. 马丁·路德民族思想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42(01).
- [21] 孟天屹. 马丁·路德的音乐价值观[J]. 大舞台, 2014(08).
- [22] 曾繁相. 德国职业教育发达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J]. 教育与职业, 2014(05).
- [23] 张舒怡. 马丁路德对于德国文化的影响[J]. 商业故事, 2015(13).
- [24] 陈莹, 马庆发. “职业性”: 德国职业教育本质特征之研究——兼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02).
- [25] 钱宇虹. 德国工匠精神的文化基因分析[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16(10).
- [26] 尤涛. 略论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伟绩[J]. 文学教育(上), 2016(05).
- [27] 邓涛, 陈婧. “德国制造”职业精神之历史文化溯源[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7(02).
- [28] 李崇寒. 从教会手中夺权-普鲁士: 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J]. 国家人文历史, 2017(08).
- [29] 朱卫英. 马丁·路德的教育理念给我们的启发[J]. 天风, 2017(07).

二、外文文献

著作类

- [1] Berger, Arnold, *Martin Luther in Kultur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Berlin, 1895.
- [2] Thomas Alexander, *The Prussian Elementary Schools*,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9.
- [3] Cole Percival R, *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4] Frederick E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36.
- [5] Adolohe E. Meyer, *An Education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McGraw-Hill Co., 1961.

- [6] Lawson, John, *Mediaeval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 [7] F.V.N. Painter, *Luther on Education*, St. Louis: Mo.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
- [8] Reinhold August Dorwart, *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 Before 17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9] James Bowen,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Co Ltd, 1975.
- [10] Gustav Marius Bruce, *Luther as an Educat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 [11] James Bowen,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Co Ltd, 1981.
- [12] Martin Luther, *Luther Deutsch VII*, Gi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81.
- [13] Spitz, L. W., *The Reformation: Education and History*, St. Louis: Concordia Pub. House, 1987.
- [14] Richard Marius, *Martin Luther*, New York: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5] James M. Kittelson, *Luther the Reformer: The Story of the Man and His Care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3.
- [16] Michael A. Mullett, *Martin Luth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17] Zabeck J., *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 und ihrer Theorie*, Paderborn: Eusl VerlagsgesellschaftmbH, 2009.
- [18] Frederick Paulsen, *German Education: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Nabu Press, 2010.
- [19] Johannes Cochlaeus, *Commentaria Ioannis Cochlaei, De Actis Et Scriptis Martini Lutheri Saxonis (1549)*,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10.
- [20] Frank Pierrepont Graves, *History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Nabu Press, 2013.
- [21] Martin Luther, *The Smalcald Articles*, New York: Great Christian Books, 2013.
- [22] Heinz Schilling, *Martin Luth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3] Mihai Androne, *Martin Luther: Father of the Re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Reformer*,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0.

学位论文类

- [1] Lawrence Raymond Andersen, *Luther's Life and His Influence on Education*,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16.
- [2] Peterson Rebecca Carol, *Early Educational Reform in north Germany: It Effects on Post-Reformation German Intellectuals*,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1994.

期刊论文类

- [1] Christopher R. Friedrichs, "Whose House of Learning? Some Thoughts on German Schools in Post-Reformation German",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2(22).

- [2] Hibler Richard W, “Martin Luther, the Educator”, *Educational Forum*, 1985(49).
- [3] Charlotte Methuen, “Securing the Reform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he Duck’s Scholarship System of Sixteen—century Wittenburg”,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94(25).
- [4] Horst F. Rupp, “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 *Prospects: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6(09).
- [5] Pierre Mesnard, “The Pedagogy of Johann Sturm (1507-1589) and its Evngelical Inspiration”,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1996(13).
- [6] Witte J. Jr, “The Civic Seminary: Sources of Modern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Lutheran Reformation of Germany”, *Journal of Law & Religion*, 1996(12).
- [7] A. E. Van Zyl, “Martin Luther on Education”, *Journal for Christian Scholarship*, 2007(43).
- [8] Barbosa Luciane Muniz Ribeiro, “The Educational Conceptions of Martin Luther”, *Edycacaoe Presquisa*, 2007(33).
- [9] Becker, Sascha O.; Woessmann, Ludger, “Luther and the Girls: Religious Denomination and the Female Education Gap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04).
- [10] Arnold M, “Martin Luther and the Good Works”,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 année -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0(01).
- [11] David W. Robinson, “Notes on the Emergence of Protestant Education in German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2012(10).
- [12] Jackson Christopher, “Educational Reforms of Wittenberg and this Faithfulness to Martin Luther’s Thoughts”,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2013(10).
- [13] Mihai Androne,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on Education”,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137).
- [14] Bartsch, Malcolm, “Learning for Faith and for the Life: Martin Luther as Educational Reformer in Home, School, University and Church” , *Journal of Friends of Lutheran Archives*, 2015(28).
- [15] Joe E Tarry, “Music in the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Martin Luthe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2015(21).
- [16] Jay Mathews, “500 Years after Making His Stand, Martin Luther Influences Our Education System”, *Washington Post*, 2016(04).
- [17] McKinney S J, “Martin Luther and School Education”, *Open House*, 2017(272).
- [18] McKinney S J, “Martin Luther: A Christian Vision of School Education”, *Pastoral Review*, 2017(13).
- [19] Dos Santos, Ademir Valdir; Cecchetti, Elcio, “Luther presence in Brazil: the Power of Faith, the German Immigration and Education”, *Comunicacoes*, 2018(02).
- [20] Pauly, Evaldo Luis; Graff, Anselmo Ernesto, “The Influence of Luther in Brazilian Research in

- Education: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Comunicacoes*, 2018(02).
- [21] Griffis, Michael P, “Liturgy as Embodied Informal Education for Identity Re-formation: Luther's 1523 and 1526 Liturgical Reforms”,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2019(02).
- [22] Wengert, Timothy J, “Martin Luther and Philip Melanchthon on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future] Pastors”, *Dialog-A Journal of Theology*, 2020(02).